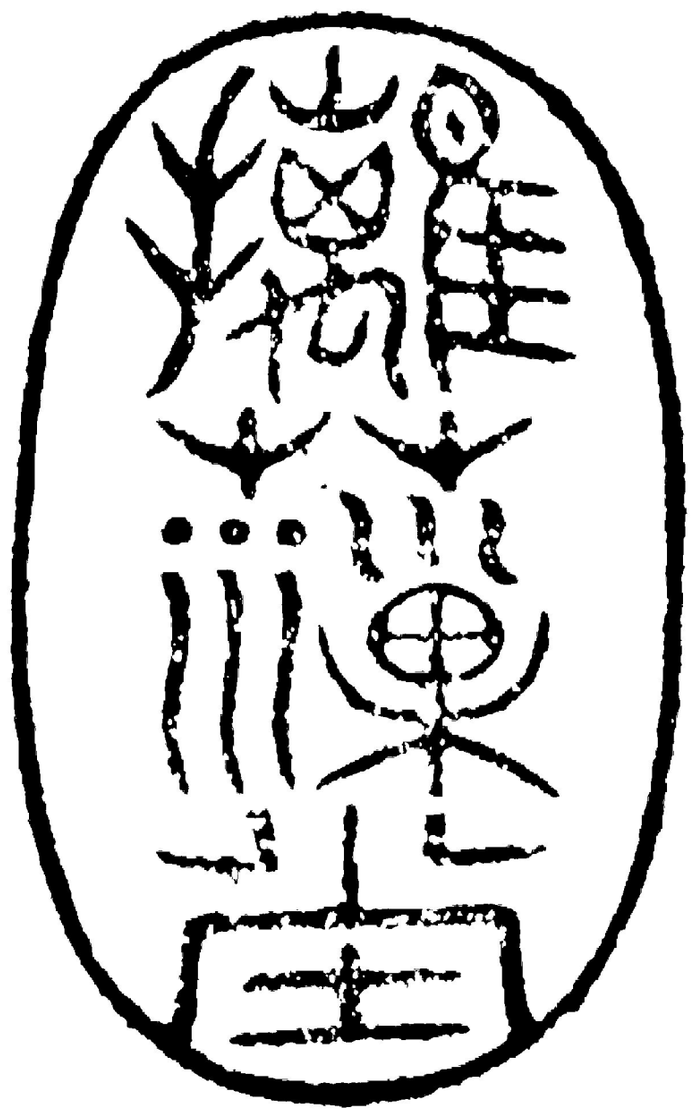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第一二九部總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唐文粹一百卷（其中有上下分卷者以一卷計實爲一百十卷）　宋姚鉉編	卷五十七至卷一百	四七六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七 宋 姚鉉 編

碑九 總七首

使相三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 韓愈

節制四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 常袞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楷神道碑 楊炎

唐贈涼州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劉禹錫

碑說 張說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裴　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鼇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岷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於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為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馬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陷銳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遥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玫苦皆自我始每

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莅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於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絶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而通軌道磔梟獍以清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蠻貊爰歸廓氛祲為祥光攄憂憤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元孽未寧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户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肅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勳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帷幄之問則言弗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閭巷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人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賵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迾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為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同曰總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遜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翹故檢校司空兼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甚右羽林將軍曰愷嵐州刺史

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粤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壟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於牆垣手搏足蹄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蕩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讙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於岐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衮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為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不惠厚穹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助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慕七德輝燿威靈勤身濯行霆征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琱戈淑旂以嚴師律黃流玄衮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珙字其先夏后之後為淳維漢劉之代為渾邪或強為國或分以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慶皇豹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伯仲永慟高蹤請於朝廷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

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勳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社間生元臣功昭於前人德合於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為上心膂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摠賦輿而為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北伐兗黨盡銃壁於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弱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覆於咸陽長轂啓行既門於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室士心之尅伐息兵火之氣斂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鋒復離宮拔堅壘衡陳壓境傳於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懈傷工不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穌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賁於草木利澤逮於鰥寡言為軍志動為吏師貞元丙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於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襚弔祠有司備物大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於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於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為之壁豐北絕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及虜於山東攻贊皇北取真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於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於河曲以靜九蕃宣威於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尅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劇故

以御史中丞為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為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為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户部尚書奉普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緊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絶人始封樓煩方内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之勳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糾王慝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極為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黄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自叙著作行紀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殷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尉鋼雲陽尉鐵著位於兩宫以奉朝請試吏於縣内以修

入司徼巡時丁阨難節冠羣倫逋誅煽宿狂穢宫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浸淫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數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奬是褒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隧鮮原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頼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益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之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頼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生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簉而髮櫛之幾盡然不揃刈不足令震驍命劉鋋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譁呶叫號於城鄙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計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鞾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

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
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
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
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
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
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
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

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
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
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錦紈綺繢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
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眾
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
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

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
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
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
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
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其日葬於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
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
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
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其
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日月既至
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
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
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
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
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
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
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

在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薛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跼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倍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擇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殁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

神道碑銘 并序

常衮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録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衮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於太常勒之彝器德勲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臣謹按司勲之戒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上稽黄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冒擅寇於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於明廷乃大誥於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鸑旂玥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以臨於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於軍門之外奉敷天子之威命而訓於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泰以安定

北地戎狄内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算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嘆嗟喑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貙豻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於水硤之衝當蒙輪趙乘縵胡突騎盼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於華亭之陰輕軒飛輸闐闐桓桓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校聯布之以蘭石渠答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鷙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

虎鬬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羣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羣延蔓山谷輕行轉鬬虜敗而歸屆於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坐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背血橫灑朱殷金甲觸戟而墜應弦而倒者

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絶也至於理鄭國撫頽封化邠
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惠於長人勞倏流庸贍邠孤老縑
綵綿纊工於織紝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禾麻菽
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
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
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
新豐縣令祖正魯右威衛將軍扶風郡公贈光禄卿父
晟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文武

繼代宦婚之盛士族有輝惟公勳冑華茂雄姿高爽少
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
畋漁嘯咤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於地
乎由是憤憤邊戎徘徊孤劒遂西至絶域以奇功累授
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
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
頴二州祿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

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哉哉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

略縱橫眈眈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歙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擊胡滅虜迴戈涼野解敵岐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珩璜分雄棨戟寵臨方鎮迺蔚迺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惠化滂流人心內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算宸扆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射虎捷神速畜渠愕視百姓推伏國於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鴈行三公王用蕃錫我有鼓鐘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歿寵厚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轔轔今我司徒實同厥勳勳在王室光昭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楊炎

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亂族沒鮮卑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渤碣其居戴斗海塞迴抱輿公之氣天星下直為國之祥英氣混涊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覩其銳見金鼓之威神明為徒義勇為器久視中以驍騎歲入於遼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於河上天兵宿於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於天人話言感寤撫劒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玉鈐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喬木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戴松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鞨鞨於鴨綠之野覆株胡於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石堡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陘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狼山冰

泮則魯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於四海王化敷於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駿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紀魯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於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於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實神之異其英靈蛇蟠丰極鵬化南溟來於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晝食狼星綿綿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震呼戎獯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户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剋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於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渭北廊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為桓文今上之道訓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

馬殊勳大績玉劒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嵓崙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勤於至道既命太尉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於夫人亦詔劉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　說

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
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
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予文王之
弟是為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築宮
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於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
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為郡
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
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

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禄
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頼川孝則天錫金金忠則帝
童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
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黄府統
軍工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
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積卤之地戎馬生郊業戰
鬬而弘勲仕州縣而為達啓莫京之絲福不在於其身
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
家之禎為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猨臂虎口虬鬚
鶚睛射穿七札劒敵萬人子卿路逢遥識將軍之相唐
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
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遊擊將軍沙州龍勒府
折衝兼右金吾郎將澣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
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遷
本位中郎將仍舊為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
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
國公食邑二千户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牠牧公兵
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
歸功廟算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
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
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閫於是料敵無
備閒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鎖甲文劒戮馬聳牛
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
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户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

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師臨洮講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葬遵朝典也

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蓍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糟粕韜鈐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廄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羌詘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為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

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為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洸洸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獯亭障卧鼓心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社元牡斂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鼉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阯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

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絶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於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悟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尤非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賛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於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

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賛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

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貳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所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卿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畺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遂赴闕下得覿便殿上曰卿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為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澼欵於賓筵爾母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侍中遷鎮於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為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見於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夔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於路仰天長號因葬於洛陽之邙山冀

國夫人祔焉寢苫枕塊以所仇同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於滑一歲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於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肇革之儀甍於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於洛都夫人瑯琊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渙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户備祭祀建碑表昏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銘不卹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傳於後也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丰極之下崆峒播氣終於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虔子弄父兵跳踉海

壖有隣陰交蜩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
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陳謀盡詞與
言涕零有感尊慈絶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
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
節輝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
千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輤葬
於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
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於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

禄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
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窆高里洛水之陽修郤之趾尊
卑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於
萬祀

唐文粹卷五十七

唐文粹卷五十八　宋　姚　鉉　編

碑十　總七首

庶官四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　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　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都公楊仲宣碑　席豫

牧守三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　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　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
銘　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甍東都
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

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大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
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
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省
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明
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畢怙集賢校理月
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
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
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訴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
不猒人心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臺謚于頓為厲李師
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
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
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券以
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瀏

別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天街
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冤狀不得
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
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孝公代
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敎不已公又
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扞江
分敎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以
疫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徙右庶子
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
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
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甕官白氏由楚
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葬
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
月能辰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

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尊自代後為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句絕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粟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系曰

公之先世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枝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膸噫烏介反其醇腴於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為輦留續緒襄縷歲終當遷户曹是取曄白其華暫不痕緇上聲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道止納筆懾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條東其居大尹河

南翦其暴逋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褒其妝揠芳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傷子辭 附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子建立痛寃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奚公神道碑銘 并序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於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於萬安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為諸侯為大夫門户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於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於薛下古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之

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及從鄉賦洎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烜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勞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疾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荼蓼居從後喪將閱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於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迴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榷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於蘇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緪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力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媲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震悼加等娶瑯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友婿皆一時彥士長子某早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

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
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
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昆舉進士最小子咸砥
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予公少以名
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
相由右掖掌訓辭在中銓表楊僕射由地曹綜吏部二
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衡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八中
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
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於大冶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
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
中惜也初公既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
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用
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於人倫惟唐德宗道
類漢宣督責繩下風稜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
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左右化
源乃飾王度乃馳轞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
貯在顏間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伏鳳
鳴祥煙梟噪低跲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
愈遠門人達者赤烏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
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冑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
嗚呼後人下拜於此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
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
不起翮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
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絶嗣
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
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
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
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

僑為郡人父客以遘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
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
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
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
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
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
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
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
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寖美褐
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
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
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
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
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幢折牙而永息機用
安能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

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
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
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
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
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詞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
身海上往來於丰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
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
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
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
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
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
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
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
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庶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
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

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户毗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攜食何所仰給儷於農夫救死而已又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窆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無樹碑於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令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窴於泉扃一表於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於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糵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分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

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 并序

席豫

夫靈鎮三峰倚京師而西峙榮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故川嶽氣交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為强家宅茲沃土者其惟弘農楊氏焉曰我伯脩厥自唐叔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儒門登衮職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宣字蔓後漢太尉震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於大父並名播海內迹存朝端舊史前碑其詳之矣烈考皇孫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琰屬姦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興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論叔向者祁奚出處全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粵在幼齡夙有至性事魏公菩國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籍甚清真邁俗秀楚不羣氣和可親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為修文生授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為蘄州司户叅軍屬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頻曲別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子絜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滄浪之歌温清獲申隱淪無遂橫為酷吏王鈌所誣陷貶授嵩州臺登縣尉劒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為管記飛書之急倚馬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府君憂鞠凶而降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取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乃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令上親試對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叅軍丁莒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為叔父瑤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其年糊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為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泯失業稼穡之地半為荒疇桑榆之人多在逋數公曉喻歸本流亡盡復既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雉馴郊田鸞降庭樹刺史蕭恕乃圖畫其像郵

傳以聞天恩疇庸璽書褒美乃除華州下邽縣令辭疾罷職求歸養閒無何除河南鞏縣令所歷為政有逾於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穌神人左轄之佐以正綱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以旌淑慝擇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公滅私秉心匪石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繫公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峻以風檢請託不行絕其關梁僥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賁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搖不陟台階奄先泉壤悲夫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搆疾終於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歸葬於閿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與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孤善交者衆人之所艱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險詖比隣不通人或急艱傾家以濟素懷儉約雅好真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闥有閎朱紱斯皇不易貴賤之心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并序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

2752528

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暕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旗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歷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濛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眥不宴不相浹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洎若公有子朗郁等未齠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澥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於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於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為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於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統使户部尚書李峘奏為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為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葉訓詞不傳於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為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

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其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為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訓答呂荆州諿謚議博而正當時辟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邨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為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窮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蜯結林藪或趁趄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警之釋矛服耒盡為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墨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童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庸甚衆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翦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

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誡世褒賢過惡為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於碣頌流於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殁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蓼竟以無禄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為大烝烝翼翼以敬以愛友於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篤於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於政撫柔三部以仁為柄襲遂國僑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麼質取其正艷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衮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為鄰白馬江上青鳥洛濱鵷鴻在原嗟爾元昆線衽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余不諼我觀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於池子為之泉譬

我於桐子為之弦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馥碎堅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斑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連如

唐饒州刺史吳君神道碑銘并序　白居易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困山林擯血屬非達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歷職義成軍節度判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匭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君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歷元年六月某日薨於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童不自知其然益宿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累歲顓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遯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庭在左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履仕塗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慼慼其心顏以至於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生又為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為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贊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於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

儔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鵠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閥閱稱迄今為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於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試登明經第既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録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為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録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婚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昪為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以不茹柔不吐剛得罪縣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郤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客疏誣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位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於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於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於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

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畜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彦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阨窮不振以至没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虚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於時公之孫户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於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桶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矩步廣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唐文粹卷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三受降城碑 呂温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宋 姚鉉 編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温

夏后氏過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捭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丘退居河湟歷代莫

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吐懼河氷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黠啜强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向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横議不撓時

唐休璟建議非之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徹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内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讋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强制以全策亘漢横塞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予未賛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

後昆

平淮碑 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撓天常肆虐黎人淮泗而南施於閩越人殘令絶職貢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戚屬相賀土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艫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薦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錫圭分社有土為王牧守遠近耆耋農桑工賈飲惠懷德咸願銘石江滸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兇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師萬人鐵騎騰淩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兇慝不悛搖蠆恃毒桓桓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氣淩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導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嬴秦翦棘起繼躅履險成功孰與為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冀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驁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寖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於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髖髀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緜歷於五紀肅宗親翦大慈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於天象察於人事以理運未至泠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扆向明考上玄之心

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為尊四海為富遵大禹撝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為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馬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關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刻心斷臂繼踵為忠既而麟見於巴賨之閒河清於鄜鄜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通轘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鋌雪照駔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孽聚於逆嗣氛浸淮濆我后方弔人省寇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縛以桑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

伊洛之閒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絰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魯肅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狐劒颸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欃槍摠魏博河陽郃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詘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摠朔方義成陝虢劒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藥書作帥鍼為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摠宣武淮南宣歙浙西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成之武昔征兇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

嗣其家聲乘五闕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温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揆纘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寶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肩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常蛇之勢首尾相從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烏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隨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絶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矍視屈鷙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枘而降吳秀琳下輿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受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瀆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縣竹用奇制勝與古為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又安周

漢以還莫斯為盛帝命策勳進弘為侍中光顏重肩並
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
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
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肱除瑕宥罪蹟
韋生於壽域還比户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
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禄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濱蒸
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
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
揚休勳而百辟僉謀韋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
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縉紳之士暨侯服之臣上
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詔命掌文
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
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霰為刑君有武節四
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
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蟊賊苟非戎功孰靜羣

慝明明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
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鏦濞白門縛布服
茲四罪豈勞一旅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寰宇
騷然逮於孽童逆志滔天懷桑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
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齊壇命信靈旗指越
我武惟揚妖氣未滅集於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
留省中桓桓襄帥應變無窮浮罌暗渡東馬潛攻合以
長圍絶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商不改肆農安其
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羣帥賞不踰時畫社啓封
珪組陸離洎於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 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
禮今歲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韙之豈不以諸侯有四
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
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
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

裕敢魄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睿智不敢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修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童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俾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玁狁蠻荊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閱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慍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羌髮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雲構甲第棋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繡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蝎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榮驁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薦饑畜產耗半黠戛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為假王其來也瀰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敝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饑人

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
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禄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
曰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忩鷙戎馬尤盛
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
為嗢沒斯所招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
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
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為虜所
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樠布穹廬於
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
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俊乃命介
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
高守素李志操率銃兵三萬建旆而前介冑雪照戈矛
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
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
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
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

奇鋒橫騖如摧枯株如搏畜鬼懾讋者弗取陸梁者皆
仆虜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係纍谷
靜山空靡有孑遺槀馳駃騠風澤而散旆墻罰幕布野
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
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
奏又命牙門將周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
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實憲合氏羌之衆陳湯檻
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征
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恧歟以公威
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
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諜自迴鶻
嘯聚靡不鴟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
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
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
隙公容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雜虜公
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劒而退挫銳解

紛繫公善計令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利公以壯猷遠馭長計羈縻不踰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傷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為爪牙視戎狄為鼠戲方獷猛敵不玩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嘗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慴乘其虧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蹶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為驕

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劒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徼索陰山寢烽亭徼橐弓萬里昆吾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唐文粹卷五十九

唐文粹卷六十

碑十二 總八首

家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于公先廟碑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 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夷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南康郡王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 并序 宋姚鉉編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流光追養繼孝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貴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盡物之誠惟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宗格於皇天始恢隴坻之旅終化岷峨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於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於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為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位偕積十六葉至六代祖範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入隋為沂州刺史啓土鄙城易名曰莊實生孝恪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君諱機為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

艱貞復命著西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符澶州修起儒術三典鄉曹陟降屯夷操持貴倖不避强禦繕理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為唐名臣以夫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為第二室清和修絜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叅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嶽為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修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殿中監剖符八州盧海潮虢眷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於理所策贈太師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注意不得視滌濯承吉蠲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薦其常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而延褒於後葉列於禘嘗儲厥義方故夫人教秉靈傑出含道中立初誓偏師建奇功幷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鑒門佩亞相之印綬修元侯之節

太師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注意不得視滌濯承吉蠲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薦其常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而延褒於後葉列於禘嘗儲厥義方故夫人教秉靈傑出含道中立初誓偏師建奇功幷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鑒門佩亞相之印綬修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賜備厚由地官轉天官叅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鉞鉞邪亹旂鑾璪戈有嚴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以阜俗信廉仁勇以成師南蠻納邸西羌解辮象胥譯戎捷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於理所策贈

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糓沈齊馨香條暆既思其志意若聞乎容聲洞洞乎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之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以悽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侐靜深奕奕孝孫匪懈玄袞赤舄洪閥童童乃侯乃王漢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南康温良能斷謀猷樽俎文武楨榦斡汧岐之西浸沴銷散井絡之下天文昭煥撫封全歸冥寞德輝聿修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以嗣以續和氣婉容苾芬烹熟子孫小大罔不祇肅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唐金紫光禄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 并序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於京師

蘭陵里司空公以文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乎水土以調乎陰陽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永代德公姓于氏河南人七代祖寔周文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魯昌定公惟三葉有大勳力於北朝乞言而為惇史體國以全至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縣州顯武縣令諱玄範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汪夫人北海王氏烈考贈司空諱夐夫人邠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為初室顯武為二室尚書為三室司空為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交神明之道也惟郫縣顯武遵道服儒廉退潔修且曰郎曼容陳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效聞尚書沈冥善閉含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於沒身凡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而靜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頌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貶絶非聖之書恬智

交養龜願不惑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四徙官至寧州真寧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卑而仁及物道未泰而志不懾公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疎利權天寶末宰執擅朝皆惡其剛介不附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吏部尚書以至於論道焉長子頗專良有士行位終洋州司户叅軍次子頊貞幹强敏程功賦職歷户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户贈楚州刺史幼子頊史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朗閎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羣疑彌綸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懿績惠綏外服則湖蘇虢陝二千石察廉克宣功化繇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覲居中策拜顯尊紹文公安公之爵地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悽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宜之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於洙泗我先君官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

甫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譔酌之祭罷德輿外王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郟縣顯武一同丕矩尚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焜燿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是宜羣鄉告祠齊明盛服乃順乃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回孝孫之慶刻銘斯碑以代承夷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 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圖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某嗣子某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月而祥始立廟洛

邑曰考廟王考廟階三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二户立楹外垂四阿圬墀彩繪施以丹艧齋宮繫室庭垣稱之因述族氏勲蹟清顯銘其德太師崔氏清河東武城人也係於齊著於漢荷先少師之純孝温重禀受元和緯文經武為國梁柱賊臣禄山憑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掖再造之勲函洛阻絶人罹蠆毒肅宗振旅朔陲殲静禍亂公為宰衡有翊贊戡復之謀山越之難淮泗之疑茂勲盛業疇為公比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銘於鼎以其月之其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潔服儉而中禮先饗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産醴酪牲牷之備外盡物也色温行寃身屈意愉如懼不及内盡志也禮卒奠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於鼎而銘於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勲輝輝衡台惟昔姦兇蝕恩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戡復勲揚策牘銷殄氛祲宣明日月於惟大師誰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先廟碑銘 并序

白居易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謚先德明著後代或書於鼎或文於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祇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於天子承式於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於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於新廟外盡其物内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於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其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頼州刺史五

代祖遷皇朝宜穀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
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
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
祭於第一室以妣薊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
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沈終
成都府郫縣令祭於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配焉
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人篤
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莅之邑有善
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於第三
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
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
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洎晉陵府君
咸善積於躬道屈於位儲社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
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
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永順無違家雖貧甘
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
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
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喪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祔各處
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喪事禮
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鳥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
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
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
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童櫪絕筆不書誘之以
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
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文行名入翰林特授司
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名入翰林特授司
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
替啟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既而望屬
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為
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
卧理二郡以去害為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

以分憂為切故有邮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摘姦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帥人驕强狠悍狃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恵合以為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卻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為殣乎其為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為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禄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於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袴襦之惠及其幼穉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於時開成會昌之

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顒顒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蔽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禄輔一德為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郡令順孫祗享盡孝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為子為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碑銘　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向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於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塔墳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謐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縣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司空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真拜户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粟然以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庋恭終獻而沈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

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今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於太原府首掾始以顓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耋獨享天爵故休祐集於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纍

為檢校膳部郎中叅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為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温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惟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叅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内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於盟津變風於浚都言方略者以為能夫浚師嘆惜難治乘釁竊發寖習俗蒞止五載飲和革心東馬來朝人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咸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怵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季仲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於碑以代奠鼎銘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醊醴苾芬牲肥腶簠簋在堂蕭脊在庭孝孫蒸蒸恭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俎肫鬱交感流涕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陛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

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雍丘入為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緜緜其胄系於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己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 并序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於三事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於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劒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於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大夫青州司馬

贈户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
第四室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晃以妣贈魯國太
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為神仙時
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將秦
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
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於今為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
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冏廣陽有二子
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
侯五代孫也唐興於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
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
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户部府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
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
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
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宫
甸内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由是名益聞開元初以
大理司直馳軺車聯讞大獄閩禺朔漠至止決平早以

察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
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
年春昇名於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辭
政術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
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虚三真經進蠲屋尉天寶中歷右
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馬二員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
服因佐閩粤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
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温州朝廷
虚公卿以候高第及聞永嘉人輟舂罷社薦紳間以不
淑相弔焉雖位負於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纘承
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賢聰明絶人長
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
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射策連中咸
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
厥後三典書命再叅内庭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
道雖策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

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畢道益廣出授黃鉞以臨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裔公之三鼎其辭曰

閟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以大糦交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笄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祼以濯以伏以

興水陸具來籩鉶畢登列於圜方其器增增乃礿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蹜蹜堂闈禮成起慕涕落玄衮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達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淑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祇於廟門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 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向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

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益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何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眾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

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狎於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堤疆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纍旒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逮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振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於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 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

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
於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
其道遷厚累石緜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
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
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
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
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
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
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
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
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壖備禮
登壇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
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昔命平盧
為藩屏為痺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
覲來齊以饋黍稷

唐文粹卷六十

唐文粹卷六十一 碑十三 議例銘附總五首

釋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梁肅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天台智者大師碑 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畧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畧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於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為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

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賓闢其門
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事可得而知也若
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
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
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
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
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
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辨達凡祖師之教

在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
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
光先師之遺塵爰集於茲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
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
有所依歸緊衆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諸文言刻於金
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
師之本迹教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
示奥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
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
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
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
惟左谿左谿傳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
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

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為諸
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
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於乳
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
如意年中剃度淼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
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
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為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
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於所居一方

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令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令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令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荆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觀為本祇樹園內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畧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谿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撝工人聽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届廣度人天既荼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遵象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

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永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
敝食絶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溫均滑甘之飽
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
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
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
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
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寥廓至若旱蛙躍流聾犬能
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絶而漁者壞罾梁舉其

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州法華
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
蘇州報恩寺僧道尊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祕藏常州福
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
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
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
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羅僧
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

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霑左谿之一雨清
辨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
為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荊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殛煩
惱鶩開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批率天樂徘徊下
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
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
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
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
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
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
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
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
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

為矛楯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子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馳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

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槼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闚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祕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

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宏網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

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偏破者偏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弇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增氷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夐與凡境杳絕歟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

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滌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夐與凡境杳絕歟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荊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

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屢校梏足也梵句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几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於銘之首云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睨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其形波流大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秋毫至微或以為繁或囊包天地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棼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體寂兮浩兮不可遺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

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不昏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唐文粹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五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二 宋 姚鉉 編

碑十四 總八首

釋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録内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并序 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

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鑒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詵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荃法師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

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潴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録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惡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

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龍袞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湮沒而令閤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描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善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 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右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内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

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細門獨立邈溫溫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波天吳鼓鬣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絶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絶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徽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為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并序　唐　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

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參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歷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邪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秉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為大功度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邪既披榛結菴纔庇趺座鄉人知者因賚攜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沖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

為衣以竹器為蹻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菓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燠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絜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邪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

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馬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馬而支暢異馬而胳合同授祕印目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謁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履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鐘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哀靈峯歸而一公丕承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 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脣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歷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縗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奥出類拔萃旁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蕩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賾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歷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楫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兗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道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

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哀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于是從峻洎偏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瀕瀕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與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歷十一年

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沖契宗一至柔謹諸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

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游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巳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

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緜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 并序

許尭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棻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輸紛然並進監爾守藏不遑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歷五年躋五

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實以滌塵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坐卧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為吾道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臘成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

閭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既沒法教疇依蓮沼無涸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羣今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為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譽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滌緣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鳥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墜白月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唐文粹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二

碑十五 碑陰記銘附總七首

釋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潭州大潙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摳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

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

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治禪師三葉其風寖廣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

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衆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扞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

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荊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藉侔盛嗚呼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令將

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應期弘宣世涸法滅獨與道全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大師隱遁司空山十有三年童蒙求我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届皇明昭貢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求曰求解脫曰誰縛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證解脫知見遂頂禮請益是日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也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歷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為禪宗德為帝師化滅詔謚大訾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

付心法遞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如如禪師

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栧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下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籠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刻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

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為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

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又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

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窠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衮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曾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豹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韶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序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令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覆闗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

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潙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嘿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諠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蹈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時之

鴻庞偉絶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潙蟠林穹谷不知其變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邇樵汲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屩足背閩來游菴於翳薈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徙從之則與之結搆廬室與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

遽裹首為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巳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為佛邪其徒愈強之不得巳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潙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為邪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飽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

魔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飡飯既耗齒髮已弊由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已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嘗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楯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之常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閭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潙來知予學佛求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厖偉絶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潙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

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為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為深無蹊虎已嘯猨又啼雨槭槭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疎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呈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瑩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筭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裹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覩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為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孤疑直下說没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斬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之為極故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羙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梵絲言說滋蔓粤有紹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

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剃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吏祿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為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烟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

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為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

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賾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蘄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講私艱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鉅豐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稊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寃毒之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雖間闊積年而誨誘無遠屬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年諱問具説最後功德恨不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瘁四部雷動三界霆泣或絶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曒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强固永為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髮鬅鑛鑠依俙火傳摛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揚傳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獄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霞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魂獨絶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虛来實遇病為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荐瘥彷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絶

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告非滅

唐文粹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七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四

碑十六 碑陰記附總九首

釋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附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譔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

名數入馬妙本乖言說出馬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遥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説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龔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肩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虚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繢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説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淨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森玉泉名在僧録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狐峯

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鵷鷺四市龍象三繞時熾炭待鑛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蘭若蔭松籍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畧則惠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趨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為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

他患苦晞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榱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賵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龍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權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牓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

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停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窾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容詣解卻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柰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

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
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
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
而踴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
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入百
川之中佛帀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
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
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惱人天無怙寄命

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
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
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
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
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淼江寧長壽
寺既進具已戒先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
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
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

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
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
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
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
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
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

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邪吾無修
問智慧邪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為
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
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
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見色身而獨得我
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醎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
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寃親是
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

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憕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智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揔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徽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徽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

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泫然長慕僧端等陰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聾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瑠璃妙器遍

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于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晁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蔾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

門而為天人師者皆派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真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皈佛以眩人者而于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縕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　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摩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

縕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暫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胤合大師得之一言宗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孩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邪四肢百體視聽動息孰使之然邪滃然雨泣誓服緇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徂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

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褒衣其極致一也鄉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綱明之倫歟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某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似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代導師類若瑤璃結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帀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

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薰結玄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碏後依大顛大師寶歷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茇雜住持敬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祕密度門虛往實歸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泊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剌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葳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禪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

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擬諸形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賈 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垠也倀乎若囚諸閻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燄燃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擴堂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

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摩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派別為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為二宗初師子比丘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迨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

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祕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為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

未時生心然後為得也其教之大畧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儁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羣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篲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祕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

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雖東西南北夫亦何恒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玦遊無定所以為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歷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觀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

趙公之為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是為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所覩故畧不盡書而惑者以為怪迂之說不可為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

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譔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實歷元年駐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頗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碑時丞相太原公揔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誰兮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絶然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慕兮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遊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為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淳古廣長以覆淮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為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歷中尚書路嘉公之為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

在多歧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呿求之愈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刀之破胃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跌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交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為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皖化為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額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潔煜燿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之請

銘曰

達摩心法南為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庋止玄津橫霈慈哀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窴哀茲窣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 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實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壝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葵嶽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葵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峯廣其居凡以貸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蘩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

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五　宋姚鉉編

碑十七　揔十首

釋六

復東林寺碑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輿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表并批答附　顏真卿

道四

唐茅山寶歷崇元聖祖院碑　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李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彙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見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榮幾為一致今天子取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響湍鳴松有泠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時廢寺皆牒所賣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隸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水鳩食訪工陶土治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屐爨

餌煮湯優搞執藝若殿若廂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厨激飛泉而注於鬻鈔之間若梁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蹙勝若郤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間三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牖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塼為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絪縕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辭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閒獸善烟嵐之中怳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鷙者搏纏襲者拘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暘以緝物元諫以衆材清持以描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萬竅怒號韋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矯矯惠于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竭吾道昌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

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
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舒元輿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
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
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
蓋西土絶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
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
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崙峽焉故命
川秀絶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
使之商其略猶天文緑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
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
川秀絶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崙之作蓋山
寺乞此名以大歷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
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
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
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
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
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亶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
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識為其徒所
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為已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

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横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
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為
殿者其間五扶上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
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革天神
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
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
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
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
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
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
摭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嵓重嵓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矗星斗虹霓梁棟日
月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颼箭雨溟濛不朽磔然
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　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

亭育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薪
劫燒難鑠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
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内修莊嚴
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忽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枳棘滌除楫般若之航則
横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齊度
門斯盛其北之謂矣粤有寺之艮背山之前臨有確師
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顗護法之所建也周目
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衆生夫憑其高宅其勝
曾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
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
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
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嗚呼四益風
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衆設傾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
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彊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
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飡日常一食信為

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絶有若稽義摭實泝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景命借如昔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軔劒輪投地者結業坐開入影者昔趣以息粤若殫財竭力刻楠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寶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藥草寓其根莖雲雷感其方類即説非説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師以為默則絶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斲石僉允圓功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曹脣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闡襲吉皇士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恭而有述其詞曰

覆燾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息想示法流渥絶生死岸破煩惱殼度門光啓佳地玄邃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山紀事標社銘勳列班廣茲妙有運彼玄闕則百伊昔粤吾牽文苟心事於捨法會議斲石僉允圓功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

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根與羣生共有叩真空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沈善惡乎澆妄之泉擢枝蔓乎植性之固常令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顯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顯飛甍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金地翬軒鵬眄岫聳雲攢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泊公彌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宮則齊驅驥騄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貨出水衡泊陟台司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慙視吏揆路既長乎百辟荊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琨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啟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則踐其閾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真實羣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攘貪遺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慧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騭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

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眙肇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

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已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厦文甍雕甍鞠為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壑祥烟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萬請先立之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芟薉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綱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於道場西北其傍有藻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

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鬬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蟉虯拏六扇月照金鋪勝絶一源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為攝受置無盡藏為莊嚴窈窕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詵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搆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

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
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廊學於三時
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
泊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淨
行得泥九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
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則有
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責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宗思
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玄操與前
輩又為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
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藏香火定
中之謀始於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
不然乃為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曄煜伊昔既廢神
愁鬼毒洎將再榮天人合福赩有逴龍其怒則觸助作
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川跨陸神怪殘力老幼同
心蚊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奕化成欽崟玉礎方丈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
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
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
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
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
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寶經凡三

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剌血為墨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并序

顔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洽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回紇奚霤契丹大食骨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鳩彏五年椎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

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已亥春三月已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劒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

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暨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衡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蠻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績緯武戡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巩巩邁茲多難克廣不績慶緒致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祐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来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

是宅遂其生性底爾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附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偏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綃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摹寫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

以竭臣下慺慺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
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
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
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
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御書批答

勑朕以中孚及物厚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
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感若卿慎徽
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
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
情發於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歷崇元聖祖院碑銘 并序

賈餗

建聖祖院於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洞之
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
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
錫院額號曰寶歷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嵓谷時
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維新景命德合乎
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理化
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
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
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於上必賢方伯感致於下
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
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寶元精之全德大道之
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
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
諼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
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
鴻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
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
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普梁

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鏟荒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翬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像咸備於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内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潤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題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丞韋以契天地臣得之傳説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資我彊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覩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於寶歷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

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内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嵬嵓之人顧難乎哉餘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庳誠先生庳止累聖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

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閟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芽峯兮金牓瑤壇仙術真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占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并序　蔣防

沖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淳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為之銘曰

觀夫太陽始旦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渤澥而不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齊魯搢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徇榮利於窮塗何異乎蜉蝣生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出於末兆計大於崐閬者哉若迺仙山龍駕傳神丹之祕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頹年於昧谷振朽骨於玄廬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襲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冬笋表德齊聲於曾閔是以胎則當世錫類後昆軒

晃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弓之奕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和體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霧於清夜盈尺之寶出鄙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揚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譬芻豢於糠粃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笄云畢迨吉有興懿戚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棲靈之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若夫金簡玉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猶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卿虛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

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篆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羣雖列星之仰天津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歷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璧而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為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晃旒惜道門之梁壞搢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恩侔撤樂悲踰輟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塋事並加隆焉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壁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翟衣絶志鶴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青蚪夾轂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凝海内寶歷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内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禄少卿自内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黄前馬夾路以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爲崆峒之請瑶池之宴曾莫我若

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濯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濯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

述追琢琰琬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怠宜在乎文憑文
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為銘
而揭焉且慰夫飡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
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嘉神道之宗兮乘飆駕欻無象有物玄
之功兮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
自然繫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
堂靈符寶章闢中宮兮出自幽谷賓於黃屋翊九重兮
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騰凌滅沒靡
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佯
高空躡前蹤兮捐巧棄智絜誠去僞順至公兮戴君奉
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
泊然泉渟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
益恭兮為而不殆績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
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
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潍與
守中兮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 卷六十五 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九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六 宋 姚 鉉 編

銘甲 總一十首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溪銘 梁肅

脊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洞陽東嶺洞谷銘 元傑

塗山銘 并序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

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
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
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
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
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
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于猶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
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
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
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
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
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
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
川守臣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
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
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
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畏宮室惡衣服
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
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
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
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
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宣昭
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
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
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贔屭擘其
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折山脊為兩道然
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
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誣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

學者拘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曽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
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繞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
此者徒觀其陰隲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
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
不逐其性氣有不違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
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為瓶為缶為鈎為棘規者
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
瓶缶鈎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

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於石焉
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
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
持化權指撝太極蹴蹋顥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
河如捫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
而導西河為神奇可不謂大哀乎我靈掌纖指如畫隱轔
礴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捫皓露攀扶桑
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

三十有八載余尉於華陰華人以為紀峋嵫勒之罘須嶧
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
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歎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
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跖若如剖竹騞若裂帛川開山破
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
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
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奏父愚公莫知

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艷烟噴
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
衆山蜉蝣蟻蠓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
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
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
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崤奔嶺慼

谷抱谿關崛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閭閻鑠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權六合之與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建瓠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闕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泊江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紲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粤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虎牢闕銘　并序

賈　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嵩峯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閶闔中夏贊經綸之攻拒卻欃槍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彊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馭中原板蕩封豕荐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哀千祀正閏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主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宜寘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覽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戲坼

封泉寔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
拒在離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谿呀孟門相向伊昔
漢祖戡秦統周勍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
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
鞠旅鐵騎儜儜雲旗容與捣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
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悽其號叔
返道復隍惛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
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

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覺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暱擘坼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載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粤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繩懸纊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

龍跧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撼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哉哉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由是贊幣以遥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汚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刓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

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旋見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意如彼固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

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令古莊莊

胥山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慚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於天下廢淫

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阨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隕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謀焉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鴟翬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怫於越夕于楚乃退於

是仲秋闕望抗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
耀威靈卷沙墨裂地厎截若岸坼成坑迎潮氏格之如
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舷
再飯之間絶其音聲蕩潯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腊有
醎有腥遥實乎下庭山海艄航雞林扶桑交臂于卯階
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鐏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威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
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
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烝報
子妻臧俎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諛錫之金鼓以號以
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
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
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
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弁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實為吳津兩坐錯落如
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
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
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須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奥為閟故萬嶺
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羣岳效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
伋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絶奇偉
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覩余不知其
倫擬馬按寺記云昔有方士於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
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瑩如玉岡
巒峭竦巖壁重複猗藹而昇如造雲根縹眇嬋娟似霞
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五蓋破而清機閒蕩然放懷
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

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篠蕩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緣嶺未極劃開洞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烟雲又有古木倒傍絶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援逕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瑶席搏翠壁而直上軋崎嶇於紫氛雙巖屹以中斷奔屏感而成室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響絶荆蓁敝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刹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高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饕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畚履險通巡梯絶棧而歷巉巖排蒙籠而登杳譎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乎芒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容有顧咎而諗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祀勃焉而興歟乃為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歇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攢峯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兮洞無極老松蕭瑟兮生遠風興雲霈霈兮烟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遥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為榮華兮夕顛頓不如幽谷兮閱仙經異接浮丘兮整煙轡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望瑶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往来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潜骏道未昌兮説築傅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唐文粹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七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七　宋姚鉉編

銘乙碣頌附總一十五首

高道二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很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鐘銘

化成寺大鐘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彧

宅一

丹崖翁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家一

文家銘　劉蛻

昭夷子趙氏碣頌　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挾尤博雅明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與禮轅與官至臨潁縣丞轅與之季子也元精沖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遊

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君羣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玄
鼓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
乃屈身泥蟠求禄下位為幽州宜禄縣尉到職逾歲默
然無言惟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
君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
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發殞疾而卒年
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
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
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
道好由也之勇緼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瞻臺之行
務端木之智忘甯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
獨五味足六氣和通衆賢之不兼暢羣才之大適雖不
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間言物飽其義吾常論人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
汩滴陽九淪災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
家五百數終桀驁暴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
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歷在聖昌匪
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實逢其良投劍指麾奄有
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
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挈無土一屋然則大運之所來時
哉時哉隘業隘運巨功巨德苟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

作頌云示有嘗著汲人墨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龜永宴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詣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今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為碑以志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榮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溫恭狠倖道之非邪且夫厭恩壞禮枯槁顛頹墜聖圖壽離中就異欻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空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靈笏曰

靈笏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訣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領餘下偷上愎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曽不是聽創鉅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眺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鞏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曽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錫祉三秀靈泉帝命蓂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盱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托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漬涕洟遂於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趋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皇甫湜

很石銘

很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礧瘢窾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磓于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淫刑威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很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掊擲其在唐虞則維窾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衆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力瘁財殫驅驅而前如刈草管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荊棘指麾崤潼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於童蓬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饗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很石炯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雖儒
祀而家秦坑儒邪儒抗秦邪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叅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
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
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彤
彤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
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
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觀釋

宗我鐘我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鐘銘　獨孤及

八音之列數者金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鐘為大相彼創
制本乎無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
幾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
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
因而輯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有赫而鐘簴未
雄曰都維那某等顒允令德鬱為紀綱洞三學之奧府
旬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

張二嚴之巨翼以為是聲聞則有以數衆美不則無以遍十方乃同寅協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緇流輔仁而或勤或懋清信委施而為岡為陵於是乎遠貿精金博台良冶鳥氏宰陶人翼鎔範修林樸植火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鬨怒而陳力巨扇咆哮洪鑪赫曦烱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竇以決注下潛成於數圍察夫陰未凝陽為烈爍爆泉沸氣憤雲洩既旬而後實既堅而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驪龍踏於上蓄精誠含寥亮乃神工之既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柞雖鴻音未揚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緇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彥聚捨珍翫翕翕營層墓峻嶒百常沆瀣一色然後插雲柱倚天梯駢轆轤綰修索攢勠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筍鱗顛以交扛猛以簇攫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椎乃鏗威音潼溶而一吼尰響發業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革塵滯褰開宣蒙滌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是矣允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劒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細而促漸登鍠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乃而畢為若是者何皆皇覺啟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謂霆鬬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毅僵蹶皆恐怖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豈其然哉若乃顯顯聖賢翼翼龍象以之懺薩以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不忒住持我像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鐘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搆他方聖衆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

而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於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式副羣心之望焉而主簿弘農楊量新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營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震擊鏗鍠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梵筵一切苦輪悲熾然開我真聲咸息肩虛空有盡福無邊

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 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鍾警大夢而能發揮沈潛開覺花蠢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成寺大鐘者量丞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刱也公名有則系

玄元之英繼茂列聖之天枝生於公族貴而秀出少緼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覩天宮崢嶸聞鐘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聾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鳧氏撰鴻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蛩廉震驚金精轉潛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燿燧光噴日道氣歊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遙海烜赫宇宙功侔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寶炳發虎形蹲踞縈金索以上紐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響奔電而闐闐赦湯鍰於幽途息劒輪於苦海景福肹蠁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物又

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閒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潔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縞乃黃鳧趨楚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頌其詞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鼙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摧惘魑魅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劒輪輟苦期息肩湯鑊猛火停熾然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鐘永不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仙瀑之作風斡洞壑地洶山鑿越之裔甌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帥某其牧寺圮而復

石橋銘 并序

張嘉貞

趙郡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觀乎用石之妙捞平礎關方版促郁縅穹隆崇豁然無掊吁可怪也又詳乎叉插駢坒磨礱級密甃百象一仍餬厥墼腰鐵荃慼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和是其攔檻華柱鎚鐫龍獸之狀蟠繞拳踞睒盱翕欻若飛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於耳不覩於目目所覩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莫之與京勑河北道推勾租庸兼復因使判官衛州司功叅軍河東柳渙繼為銘曰

於繹工妙沖訊靈若架海維河浮鼇後鵲伊制或微茲摸蓋略析堅合異超涯截鑿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

而奇在啓為博北走蘇劉南馳温洛騑騑壯轂殷殷雷
薄攜斧拖繡騫驄視鶴藝入侔天財豐頌閣斲輪見嗟
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瞭

石橋銘 并序

張彧

閩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摠棻我三萬北定河
朔冬十月師發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
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巤制樸
斲紛糅斡地泉開盤根玉虯虹舒電拖虎步雲搆截險
橫包乘流迴透块軋匠造琳琅蘇族遒敞作洞門呀為石
竇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闢吞齊跨趙
儆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攝我宇宙謂
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
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
引事物殷富夕發薊壖朝趨禁雷質含氷碧文耀藻繡
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

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 并序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赤石國有唐節者曾
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
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磴磴丹崖其
下誰家門前斷舡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壩竹幽
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硱硱石巔石巔何得翁
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琴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
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井銘 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覺觗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
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為咨嗟怨惑
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
未晦果寒食浹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垽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來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三百段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家銘并序　劉蛻

文家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寞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名翫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離下乾上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名翫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纍纍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蓐

蒙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虫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溝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壝乎窾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壽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蓀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螾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甲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奄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

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歛無裨襦後

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堀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唐文粹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一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八　宋　姚鉉　編

銘丙銘陰附揔九首

宰輔七

唐中書令逍遥公韋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白居易

唐中書令逍遥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咸皐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敝開哲愎鷙擾變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遷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尊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訏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逐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逾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遥而建號裂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黄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摠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本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

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濟夫儡然在疚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哉哉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翮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衮担然一致逍遥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慮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績公賁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曀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

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閭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躓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故言三公若毛公申公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

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隋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

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輤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大名本於宏才元勳出於忠烈眞江河於百川之會登日月於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畧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今天下

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摠有平勃之勳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閑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

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劇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閻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説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

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摠中緜之粹靈踰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十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餘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頒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令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逐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已撝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閭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涖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遏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為時龜龍公所樞棁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皎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篁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塑異陸賈之裝橐鄉耋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

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廕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推剥相睹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啓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斁平五福叢滋齊之温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厥祕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樊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有議論建議深切漢元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

尹北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涖居最大歷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貞師于梁協力扞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參六職節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宮眞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靜於是膺審衆之寄賛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説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説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寛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禁厲不施皦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隲財成造化宗工儁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煇涵泳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簪善久體要閎達邁乎羣倫撰海内華夷圖及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内言方志者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絶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為丘禱死生為天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櫝壽堂自為終制憒然委化以啓手足推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殁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寺協律郎早夭次子疄太子司議郎少子暴京兆府參軍事馴行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堂惟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

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俾魏公發輝清時外摠方國掃除螟螣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穌風叩若華鐘偉材閎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芳返智氣於冥冥下句逮半芳祖載于庭神歸古原芳閟此音形前直國門芳旁通梁傳不忘本芳公之素笳簫啓路歸

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艻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 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齋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賚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

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簀竹為苫具奸吏旁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盡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即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為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贊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劒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劒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級回中怒氣直薄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

黃霽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

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

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忝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

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恢宮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仕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譙語察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户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户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鄭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涔幽以燭明瞙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絶霸駮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罌孰為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事管内支度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絪縕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頴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衮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勳猷備其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

某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達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怦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承是寢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温重固已蘊絶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横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為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為冀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興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縈肯腎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蝗為災絜齋疏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蕃蕃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縣是諸戎皆為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淫于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濼河之上揚旌冷陘之北戎王棄其國遁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為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奔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廣延

至即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為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劒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几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茶雪泣祇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

號没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為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攄馨香以識寞寞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斧廓開浸沴振舊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郛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績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

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名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

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嗷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即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憸人以飛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穉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麾鞭有見

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户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禄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齔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膺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皐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頒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

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八

唐文粹卷六十九　集部

宋　姚　鉉　編

銘丁誄表述附總一十二首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附李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附柳宗元

左黃州表 附元結
陸歙州述 附李翺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前兵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李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胄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嶷右武衛録事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絶補鄠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戶部左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部侍郎在途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令司徒為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間一歲轉吏部尚書摠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為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温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

強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為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穌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鈎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梏拳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為理得以蠲乏用補庸亡府無私焉四履之内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遵彼輕僄率循教化皆聲詩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

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涸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為奸牢盆以私幣貨滯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賈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谷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為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絶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寧宴閒之不若君子以為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為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為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盡籌絲桐博奕談笑嗢噱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官冢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遄已兮縗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即書諭

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喪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醫倖臣之鎩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

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甥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絶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壙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塗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揔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

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

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
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
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
奥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
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樞襄祔事於偃師
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
不可絶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
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
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
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
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
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劒南節度使嚴武拔為
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
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
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

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于美沒
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
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
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
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
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
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
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
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
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
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
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

号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　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怙怙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由博士為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衰州宜春尉父曰姁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名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胝胝出言孔揚令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　華

君姓權氏諱皐字士縣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無本道使藉君表為劇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却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歷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

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為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　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其壽死而不朽孰為其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嶺南道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并序

韓　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諱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

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淳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

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舩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

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感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儻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我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

史賛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即吏
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戔奏鮮
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即
司刑邦憲為貳糾逖伊肅邪諛具畏遷理道民民服休
嘉恩疎若曙惕通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
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
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蓺
其麻蓼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
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無并既息罷
贏乃逸唯昔舉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唯昔
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唯
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
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
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簀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
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與希聖為徒志存致

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
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
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
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
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巳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
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
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巳
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
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
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
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
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
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
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還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

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意者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頓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頓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

居于野非所屈寃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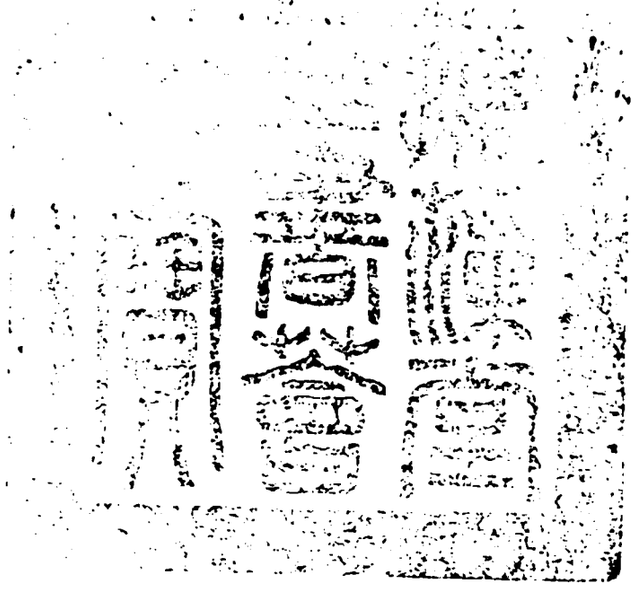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聘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

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洞落慈親贏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絰剌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賢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叅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濆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凡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庪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鴈不至殁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邃寞寞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劉塏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三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 宋 姚 鉉 編

銘戊 版文誄表附摠七首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 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 附 舒元輿

隱居四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 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 呂温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 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户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别駕父某晉州録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録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勳婉婉夫人有籍宫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吴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禄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

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絜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前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隂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穜方齠齔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穜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穜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檟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佚辱與夫人之幼子穜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穜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

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覩夫人之墓使悍妻和嗇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陶母墳版文 并序

舒元輿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豈言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為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為鄰後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

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
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祕書隱于武東山生
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
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飾行
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
有二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
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課親終歿
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禄之學修養生之
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
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
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奚其為為政也由是始
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
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莓莓黍稷漠漠汶陽
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

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畯刑以肅墮悦以勞勤若孫
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
崇禮節恤惸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
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劒椎埋胠篋
之類鬬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
吾何從之也遂頓浮寖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
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
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
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
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
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
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飫也躬
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
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
之遼絶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
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

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誡曰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椁吾不違聖人具棺椁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祗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月載踰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巒鼎氣氛氳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數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犒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

嗣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涸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已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巳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萇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以病為僇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

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之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温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

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跡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怨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十一

唐文粹卷七十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四集部

宋姚鉉編

唐文粹卷七十一

記甲到難附揔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篔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附 周燮

外物一

醉鄉記 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歷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殊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翊戴指撝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徙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脩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

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絶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

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太朴以散聖益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絶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喪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覇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濊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容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理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
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
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滌之為黃壤汩之於旋波不
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
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礫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
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
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
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
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
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逐違
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
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
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
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
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
悲鳴若冥應肘蠻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

敬山有梅栗闕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家之木無
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
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
精龍劒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
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墮者
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曰
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
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
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
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
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
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
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
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箪不能匡其味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汪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夭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窗窅窮港洞生泉嗡源東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墜清渭為其後洫襄斜右走太乙前橫崇山潛川鉤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礄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堮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

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揔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涎蔌以下澄汙盧隨其佳氣蕩鬱攸而工滅萬户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縡重樓天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渌潋電烶凝煙

吐靄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枝楔則就絜乎芳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笳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砰輷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黤鵠敷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瑞見祥形其或搖湎以情泛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覿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

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

也貞元五年歲在巳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令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産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

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璋者有廉稜銳劌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跲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欬雲歊雷凝凝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嶂甍甍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靚縷蔟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為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形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緑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

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縈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縣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浔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束勢合如屋孱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倦躅羽容霓色霏遶瑤局加以工戴

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凝斷而磬落松籟踈風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夐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冠劒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挹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巫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裔也宰於浔陽蠲匡范綏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初與

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絶壑形渠渠忽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谿飲水稍稍神定噫乎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豪矣大凡人間跼束難有閒日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長文時為南都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為逸人張琴寫古以殫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壑思同甚難故簪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工以侯羣仙之降次將遲京兆之游些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垠阪險其氣和平一投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干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巢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二　宋姚鉉編

記乙　總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牀

史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厍記　舒元輿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閒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柔不賞削柔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

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

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甎道以監之雞人報黙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來輿所在下馬成府聳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脊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塗隘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脊則我實容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塗而入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工元二年侍御史劉儒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

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已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為歎廼議於中丞深樂之即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阼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絶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為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椳櫨藻棁麗而不華門牖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篁奇葩秀實若升緑雲若編青簫以至于几案筆硯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參謁入吾門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墀閫之嚴固不侔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宜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

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觀者命為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迮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

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恥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

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重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陪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匄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叅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絶位指顧則周行振聲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黄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烏用察察訐訐以恫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吕本黄鍾之宫著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潜經德易直且武温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

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綴之差禄秩位貟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 暹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至中司鶏峙都邑夫洛陽有明

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煩簡則殊而舉直錯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後大歷八年月日記

史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寖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事賦禄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頷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

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遏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衺因緣說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敏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絶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讜受禄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虚而鍔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

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戛之樂篚簨簴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醆爵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筵扑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

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為書記

秘書郎壁記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

權德輿

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西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祭邑引之以定明堂之位馬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祿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闕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

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者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爾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東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美贏再新壁書遼前土墐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肇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齋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祁祁不遊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為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

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感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化為廢地久為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几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愴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奥如堂館之無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頓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

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蹵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反之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

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傅大寶七祀生獻吳濞蜀禪於郊廟枭夏逆首亟潞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

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
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唐文粹卷七十二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唐文粹卷七十三　宋　姚　鉉　編

記丙述附摠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子駿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池州重建大廳記　竇鞏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翺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伴大弘煦丕冒
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千
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
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閫撫安餘眾且理于鄆而觀察
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汙俗人既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夭
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楙楙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
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
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
此邦眾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任皆亡
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呼厥眾咸應乃知斯人可
與為順不可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
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
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
不俟咨訪耋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
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

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為摠管府亦為都督府而
蔣曹戴濮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
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圖率訓典改易昇
降名稱涸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
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
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殘棄難
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歷元和紀號已
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
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
為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楛柚纖縞茶紵其
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
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
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
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

顧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珣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謖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表給事高讜正也劉員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頃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郛穫菜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紓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摠兩家之說俶落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黨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梦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麋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欣然而疲公噫胎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攜載路而歌曰昔吏誕誕今更詹詹公能馭之雄亦為銛跖亦為廉始紲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污萊盡開嚮廢官倉倉無斗粮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

荷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奠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惟惡名氏遷次末也列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絶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庾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舉名數或務工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胷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畏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遂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勑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勑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粮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為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斷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螻蟲棺槨鼈然者有棺槨分坼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畢其家不關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絶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之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曰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目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録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滻

甿巢虐池之二年滻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凸相蔽雜視一

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骼者揜明年春夏孰冬孰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祖無寄故郡人有廨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廨署焉則物得以營斧鼓角器械廳堂廡廩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鑾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寶滴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主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鄔鞍之役韓厥為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為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縣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史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賦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說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

羣帥之銃鐲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劒客狡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提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闕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内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臯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摠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旺以鎮定邦國賛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濛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

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工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史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盡者為身謀則禄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

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
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韓緝之富聚土沃
多稼散粒荊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祇
承録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屬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
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詘與處險
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詘之俗承積
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環為之理
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

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敏彈豪
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絶類便安之謡流而遠聞
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
盛糧緡具車舡千里迎拜君以讓郤之單舡赴官則吏
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
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絶則民知恥布其大信
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
宥過以容不逮奬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 卷七十三 十七

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葵枯而恩浹以家
飲救渴而澤周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鬻復老
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
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
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鑱廳
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
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
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
莅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
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

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
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
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
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

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緊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赤之最非最之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與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唐文粹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四　宋姚鉉編

記丁書附揔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虢州三堂記　呂温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翺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獨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七十四　一

頴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汚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温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畿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搆之義豈徒造適而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頹陊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七十四　二

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島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委迤樂魚時翻飄藻雪飛沂沿環迴隱映羞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絶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覺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颸掃林翁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廊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瑶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氷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乂息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

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

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戞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剔余自思從幼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掘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迫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實土為臺駁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蹇剥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生平之志清泉白石

實開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閎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靜外如可離其中甚清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

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歷四年夏乃以俸錢搆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郤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聲書滿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顥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縶駿驥首冠鋌錫身被瓔纓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山梁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堵實窪穿尋尺無

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

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
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
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
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
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潯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
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
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
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寒陰
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為榮似
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
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
厦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
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
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
且陽而必慊其心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汩其志
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事窮矣三年夏
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
為柱楣撐者為榱桷破者為窗削者為障舊者為樞篾
者為纆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音各空者為梁方大暑
火烘爆雷坼環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咶而不能持支
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
寂寥虛閒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
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
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
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
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
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
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褻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
永以爛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實正據扉亦雄盱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廨之勢實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採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頫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縣舉爾覩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趫走奏榻豪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嚮之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縣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員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躑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直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縣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髑強者靦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鋮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倡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樂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押弄杯觴沈溺麴糵耳一搖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騖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與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

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毀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表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皐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闕闉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翠翠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遥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

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槩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歷冦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刋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薆蓁壤焚榛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既除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縣郴踰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及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基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奢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者旋或踰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棒

瀼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深公命懸之紅渠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施旌綵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樂之然后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況乎有遺區之歎則為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偕矣白蘋之為用風有季女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芰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與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

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戕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夭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荑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蕤暗起縈葉振藻落英飄颻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工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反以白蘋間

之暇時購武夫之羙功塵閒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咨其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浮渭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搆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陳寬

頼亭記

頼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頼水直北劈地而來耆如隊光端如匣劒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峙屹不得進蹭蹬郤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麻覽為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頼陽達許昌皆漢郡頼川屬是乃吾土也子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頼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歐陽詹

泉州二公亭記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樂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埋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

駕置同正員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埤而不擇奧塏以蕩夫汙盧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圖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鍾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懌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

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憩之乎遂偕發言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疁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厓麓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榮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膴顧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迥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煩煩橫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裘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

不遠郛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覿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荊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歌側以入滌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澳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跱環行睨目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沓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龐齒鮐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贏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

自天野夫戲鬳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
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汚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
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觀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
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
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
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汚州刺史賈

載吾家之良也理汚州未暮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
高搆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郤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
之浸闚吳蜀樓船之殷鑒荊衛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
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
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汚州靈府恬而
神用興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
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
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
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
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
則棲同雲於扃閨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
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
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
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
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令醒凝斂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
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
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
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滴清聲此
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
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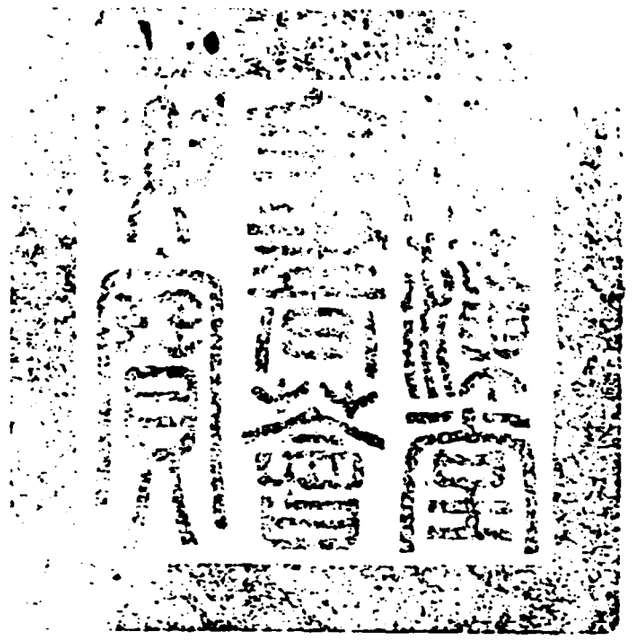
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貢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

今改為孟亭

祀謂開今則民之弊也

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

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中書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陳琴高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五　宋　姚鉉　編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七十五　六

記戊　揔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邵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　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盖由庶民嚚囂豪物產多狀山川鬬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撿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耆不可款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些言嘈囋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緜鍤笞礫罷堅陂材葦壤曰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鬬橫殺衝波泄流引洫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鬬洄復撓晨砉砉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燄天旱魃為虐歊蒸癘怒蛟龍遁誅而翼瀲搖岸澄瀾洗輿人飛語他邑病能些言嘈囋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滕卒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入浩歌揚檝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普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

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帥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妥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尹久以材能引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定録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佾或叅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脩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為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噙垌隧代增淳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貫之資貨是人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洎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靈孕亦昌能旌昏明籌貞勝矣帝所宜念責然來思分天牧以涖擇藩佐而貳賢能鮮隊于事則蕃脅字通閈闊扼拓磯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滀或汩以泙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凝京坻蘊崇亘區嘉量録户徵筭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輦流日驟水而雲艫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絶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之藏垢也美餘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

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舍設

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翬翟於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閒牖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燭野縱觀空巷途歌傳鑿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激而杯行瀑為玉聲初豕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泝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芭火然素英雪翻莘縣葱蒨杳窅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詩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

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儁人金閨

玉堂之賓淑姿脩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扑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顥氣脩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數其不器數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内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山居記

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言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言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頤者昜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為榦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蔕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蜂虿蜂蜴以護巢窟養豺狼梟

猶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竄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昬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填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蟄溺決於鹵以嗇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叫囂使龜蟹為菑決於沮洳使鼈黿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抃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忝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桁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霜霣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閒陶甍于原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迺豐霣堂迺崇前軒怒桷蚪蚪層櫨牙牙中回洞深高檐騰掀階間容揖讓楹間容賓盤柱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廡又西開下閣作饔舍庶屋宏大中啟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路大歷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繒諸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

蔡會洛道路不常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
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沉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為
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為合肥郡太守寶平訛心風俗丕
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
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沉溺者半迺於湖東北
岸纍臯里作廩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
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
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

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
秋之旨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太歲己酉
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
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線麻故其鄉黨舍氏不名貴之
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
上黨平陽至于雍縣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為

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
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
義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河關
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馳驟遞饋
飴耆耋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
湯湯河澨牽射隤沙徙岸呀呷轉騰奮築於激射之旁
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
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
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
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辮篾
繫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氷解而興功
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
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艧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
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
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
義表顓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

之于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庶彼遠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竭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竇前注平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向焉減燠暍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懵者得以淘盪瘵瘥者由之蠲愈滌汰氛垢沃洒蒸灼淡然不改與地配久化嘗閻為閒敞鄰梵宮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嘯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叅貳外閫顯榮當朝鶱鶱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斷輪為東軸之兆可轉盻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臧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

大歷六年三月記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九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六

宋姚鉉編

記已揔一十首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顏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歐陽詹

畫西方幢記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劉軻

沃州山禪院記白居易

塑像記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韋皐

災沴一

泗州大水記呂周任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迎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顧顧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緁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鋭欽智度沖深神用高爽行無權

實身絶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兆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禄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刱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絶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内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扃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來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喬招提智融白馬法脩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皐脱俗歸真其名曰坦壞綱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餘象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

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喬融智融曰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嗟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内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刱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簟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

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絶乎有唐大歷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顔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

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奥

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龔沿無龔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颸環駭匐匐深藏雷駭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躨跼泥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磈輪囷斬馮中躋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爪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徼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佚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為巉巖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幢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繊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

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脩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川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贖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頹去留之泣泝雖云之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絶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舄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

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淩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翮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

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邪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刻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祗金浴鐵强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盧撲為法大防也據内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為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宫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蹙迦婁而垂翅挾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狄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

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彗肩蚊蜂搶軒金塗錯落而燐亂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變態盡俐覩是不翅擊三屍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内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忖留惡覷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箐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噫予曾閲正法念經説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於此會計闔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摠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樂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槃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膽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閒居漢上輅為交阯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容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閾皆獲趣入若非弊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

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擎戟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邪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閒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舉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弊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

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奕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收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蓋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徠歊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蟲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舍

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州漂
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為河海噍類如魚鼈事出慮外
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
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搴
新楗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
載之遂連舳促櫓斂邑之孳孳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
府之器先寘于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于水次
將健丁壯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
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飆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

山城不得不圮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
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
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
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
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
是別境離局妄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
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
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
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
之竅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伾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
以觀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伾之罪也厲聲正
色阽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
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
陂郛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
唯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

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
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
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召伯之理也人愛甘棠
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
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
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廛
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貲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
矣其於縮板為垣樹柳為麗端衢四達廨宇雙峙即公

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昌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絓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頹而一堤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旬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九千九百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七 宋 姚鉉編

記庚 錄志附摠一十七首

讌會五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琴會記 柳識

伯樂川記 孫逖

讌犒二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書畫琴故物八

畫記 韓愈

祖二疏圖記 王諲

蘇州畫龍記 李紳

錄桃源畫附　舒元輿
書屏記　司空圖
玉筋篆志附　舒元輿
斲琴志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種殖二
養竹記　白居易
剿竹記　劉寬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耩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耨分其畦壟熹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束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

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于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摳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丞相御

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姦而已迺能廣吾君之德靖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諜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賛曰質曰賡曰賞聳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羽馴馬克岐克嶷突而偕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兆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賛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墀庭户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澶漫平田感沸温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濁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賛質暨賡賞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温清所在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斲俾爾斵俾爾斧斤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迺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賛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考槃在阿歲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遊既覿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盍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阡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曹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

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咏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歷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遞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無異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逖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鉚八鸞旆旌悠悠車轔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已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劒其五兵若敖憩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醽酒有嚴肴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其六卒洸洸乎信可以慴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俟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遊匪逸蓐食無再舍之勤扞諏為一夕之衛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裹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雜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畫田庀賦講射訓騶蓄信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龍荒貢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郤穀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犀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次于位升裳罰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烝臷炙羽鱗貍互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之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庫側庭無下陋音未及角則炎赫當目汗注更起而禮之容衆觀于遠邇禮成樂徧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徐是徵問材焉取則隊守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旜纛金節析羽旆旗旛旒旞旃咸飾于下鼓以鼙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犀寮將校士吏咸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乎廣漠聲凌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扆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揔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朗寧之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澌未流東風始湊優柔逶迤被公軍令公曩奉詔覲帥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閫外得顓亦大有所不顓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實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軍實資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興靈硜翕乎衆民輳乎氓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嚮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泽溥賁育之倫列於軍之守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餚是日朗寧軍中無搖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弦匏之繁罔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夫毅其氣和其心扈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浸化為祥虜趨為擒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饗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酥可以暢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酥被之豈以羶以腥荷之哉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凡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羣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訊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

簉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劒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盂簽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顧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絶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

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祖二疏圖記

王鼒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豁然三

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如罇而罍覃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棖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笏者有捧觴就飲者有憑軾徐来者有目於騎而廻者有仰吻而咍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慊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慊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董父劉累殁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志世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說亂形狀神

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蛟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來櫨薄楣若軼雲雨燕崔懼栖其上螻蟻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逶迤如護榱棟每飛雨度牖疎雲殷空鱗鮮耀陰顧壁疑拔志其側曰僧繇不興之舊度摸

之不知何人也二王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猶昭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録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渌淺而白白者激石渌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竪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僥僥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嵓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員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

視其意況皆逍遥飛動若雲十許斤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向俄起爐竈竈口令大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枻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録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

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絶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誡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鉗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衙涕撰録謹記之

玉筋篆志

舒元輿

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匆圻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予比肩予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為予貴予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予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予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靚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斲琴志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斫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刊璞理成輪圓濁枘雪落清聲酬荅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瓏及窾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斫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絶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睞或慒其所以為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鸛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濶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為朧朦嘻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

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斫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郡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曺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悕悕曰諾即其家偃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級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

二椰盂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綷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

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荅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者是物人雅謂于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白居易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

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劉寬夫

剽竹記　音果割也出玉篇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

自遠閟邃幽閒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
絜外之操蔭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固以備
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
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為之早來陽春為之減煦四序
不正一庭常昏蚊虫曹飛雀鵲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
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
命斤斧將治其蕪沈吟即時乃用申誡且謂其徒曰礪
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本尊者
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
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簧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
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
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
密可以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挺不回者
爾其保之既而芟翦畢功繁蕪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
分不浹旬扶疎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淥慮之效皦日
明姦之機檀欒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
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
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唐文粹卷七十八

宋姚鉉編

箴誡銘 摠四十一首

箴二十五

大寶箴 張蘊古

丹扆箴六首 李德裕

瑞箴 孫朴

兵箴 梁肅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結

五箴 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視聽箴 沈頠

自箴 元結

行已箴 李翺

暗室箴 歐陽詹

誡八

三誡 柳宗元

冰壺誡 姚元崇

執秤誡

執鏡誡

守誡 韓愈

敬誡 柳宗元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羅袞

櫛銘 盧仝

藏劒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猩猩銘　裴炎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
幸裕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恢漢高大
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
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人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
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
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
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
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
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
晃旒徹目而視於未形雖莊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
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叩之者應洪纖而效響
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宸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識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沈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尊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
獻飧斯可戒懼

附詔答 上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草詔還答亦可謂獎善納忠至矣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衰曷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鷁鷁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靡卼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贏氏大潰武不可亂亂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隨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

直且順孰云我遏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丰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于中央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下或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籥合丰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捔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寃酷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圜土纍纍繫囚求食搖

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歌傾漏宇
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
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
安卮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
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
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秖能鑑
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
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
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
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
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
不成過客箴士無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
堅如松之貞如劒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
人禍福為其噓嗡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
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為
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闕由
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
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 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
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
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
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
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秉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忘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就繫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早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殛深林雖安虺蜴爾螫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

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以安
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蘗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
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
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
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
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

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最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
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顏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
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
惑其聰且玉者惑知其玉也石者惑知其石也而碱砆亂
焉宮者惑知其宮也商者惑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
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
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碱砆鄭衛之故乎
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碱砆鄭衛
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
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
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
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
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
如此可謂君子

行已箴

李翔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
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
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
言惟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

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媮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惟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兢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莊天迴厥害鉏麑已亡又有苻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忽天忽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誡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誡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叱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嗾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

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椓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晝黠黠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鬬暴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發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哉

冰壺誡 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絜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絜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衆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縕袍空裹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奪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誡 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則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

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誡 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妄回之心絶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飭以盤組匣以珠璣遶池臥烏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銓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汩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絜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誡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令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偪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偪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緣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闕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

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誡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詘詘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睨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騭下為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為工方寸為爐周行不殆造物何倦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變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邃生可卷顏子殆庶物知至至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汩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紜纏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酖狡佞訐愎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 并序

羅袞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袞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敧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劒銘　潘存實

曽得劒匣而不持或怪之乃荅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銛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之鋼於爰身也奚力

座右銘　并序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亡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慼慼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

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没貽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　并序　裴炎

灘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狒形人而顏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欷歔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曽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為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扙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飼封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

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筍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予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汩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為座右銘其銘曰

惟猨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泰舄若箕山以全吾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顧永涵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九百二

唐文粹卷七十九

宋 姚 鉉 編

書一總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翺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忽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慶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奬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鱎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

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身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遙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

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内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大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啟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以也夫誡人之失亦猶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網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宰相已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扈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

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賢者除政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絶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輮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觚為圓除政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户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禄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虚設禄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網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侵涔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謇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温潤美秀沈默弘寛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

殍餒至使宫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姦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其之州户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儻四氛或夾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為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剌史縣令以户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

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靡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召之才選甘傅之將聿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令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袞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玄德志狐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槩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賛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俱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禄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其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翺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勑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為也

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鷂狼子是宜徵福者爭歸賀於相國其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闕衡石輕重非先書道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

注意相令屬兇孽新衆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
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
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為心即
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
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
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
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
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
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
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
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
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
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
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為聖賢
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
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十

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
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
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
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
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獻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
相公登庸天下裹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

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餅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其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搢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邪其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其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相也以彌綸為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繻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迫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為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異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其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

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令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為心其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閉此其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

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為房閭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遏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與長閉此其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曰者有

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可實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邴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地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胃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閽九重留中

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觴禱死貴為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鬬邪今釣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術以廟算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其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京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其恐懼再拜

唐文粹卷八十

書二 總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翺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睫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奪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腹於犬羊嗚呼今所踐者惟北抵豳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箠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踶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籬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

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脣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數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改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貿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

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粮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術在相公暫廻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奬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奬否則孥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其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剌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剌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剌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

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粮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與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

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實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閲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其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其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偏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贏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秋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

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脅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鋭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鄜公抱真能窮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鴟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秖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冀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之脥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鋭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鄜公抱真能窮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鴟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秖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冀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之脥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鋭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鄜公抱真能窮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鴟沫及父虔死軍

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嫚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秖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

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令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員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師纔動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粮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

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粮山東粮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弦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弦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

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穆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隳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

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秖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恧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闇齎盜粮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為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劒不日可期某久歷

險難多見成敗此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

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其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其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為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冥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凡躔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繇鴻庞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醲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鏊鏊至於逆三靈掊生人元元蜩螗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臨函夏鮮黎蒸將郛窮荒而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儔誓誅慮殫兵老費勞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聲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榷酤六

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今有加無瘳豈負鴟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儉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責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

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忽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竊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卻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折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用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惏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茲汙命于茲斯者皆嚴廊之亟辰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儔俾委輅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其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

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凡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絶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上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衛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禄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禄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睽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令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覇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

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甚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卑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

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於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息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劒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凡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

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秩安文祐昏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大沙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燔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

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喬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嵇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齧毒春啗頼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闕東之悛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勠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鬬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言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

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堠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絡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射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駼之騎凋耗

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

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

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轍懸餅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為常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回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回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

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
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
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
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
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令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
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賜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
任感恩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顧永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唐文粹卷八十一 集部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四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一 宋 姚鉉編

書三 摠七首

論易一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二

答王績書 杜之松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二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一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一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乳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

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無三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箋數考校左氏令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

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奏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祗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

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睢奔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令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詮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言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

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
妻也朞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胥無異
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
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
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
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
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
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
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
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斯此其
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

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
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
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
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
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
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
亦朞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
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哀準
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
之也至如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
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

陳未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令動作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殭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邪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邪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悉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閒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誕怪張之以濶誕以炳煥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蝡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為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童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

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侯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於九年暴於四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靦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永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為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豈晏發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叙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冕泥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鬢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令

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
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
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
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
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
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
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
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氷年垂五十去
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
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閭燭之下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
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
氷再拜

唐文粹卷八十一

唐文粹卷八十二

書四 摠一十首

宋 姚鉉 編

論史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答王績書 陳叔達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一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幽厲桓莊逶迤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予長自序云夫子没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纂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没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

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幽厲桓莊逶迤陵頹斯不足徵也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虚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竝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奥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

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殭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思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相與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欽崟於上

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沫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梧以南沿湘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旨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

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自以為商偃執史筆者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予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后國語刖吾足然后兵法抵宮刑然后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子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顗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荀曜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虯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卻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

孫趙公許敬宗劉肎之楊仁卿顧肎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竝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為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為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隱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竝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揔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革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其褒其篇付之此職其紀其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尚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剌骨之刑賞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永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竝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棟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遥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永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乃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咸亡兄點竄之遺跡也大業之後言事關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

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懃懃自失誠恐持郤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鄙之音歷蘧瑗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捨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肯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闕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絶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虚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絶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

云中原板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興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疆次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籍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感寢而不記貪奴寫其祖父冠冕肩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恢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窮惟隋氏之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羞金以購黠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嘗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

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斲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于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

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秖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聡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兹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議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炤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翬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

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弈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侯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若甘心煞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

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詰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憩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朝廿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猶為鶉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晁弁不加其身禄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叅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

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憩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朝廿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猶為鶉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晁弁不加其身禄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叅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

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竊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其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禄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禄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禄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縣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

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徵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令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殭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唐文粹卷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十三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三　宋姚鉉編

書五摠一十一首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二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一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論虛无一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晁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内人物顒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晁頓首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愍懃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

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叅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夐遠之不可復邪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

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
因自發舒慙怍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頃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
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
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
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
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
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
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
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
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
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
懣而不曉也堯夫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
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
子齊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
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
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
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
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稱宋之良臣多出於戴
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
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
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
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
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
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
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
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為
氏生薦賈孫叔敖薦艾獵遂啓疆遂子憑遂掩遂罷屈氏
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
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
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

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

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革廢武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薦燕公也張曲江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

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郤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無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太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薦燕公也張曲江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罷張守珪不斬安祿

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宰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剿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議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道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概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見叙古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

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矣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鍥鉏卧於鉛鈍之中下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令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遇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有崒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

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搖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飫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往復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無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橈之帷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多矣豈與族凡校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侏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懇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侯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

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祀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謂諫諍之詳善）乃從橋近者竇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

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扑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為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

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為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波旰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

事儻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略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政不爭斯語直以陂蒙摧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官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沈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詰道干彼不識況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第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璅璅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

野用心冀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
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闑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緊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茲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頃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令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

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淨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泥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論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啓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捺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樠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產於石石之精麤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耀其竅滑以柔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

顆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傴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至精凡為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捺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樠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跛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

以備砥礪徐之黍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輾輪者皆可以為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没輕儇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啚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黄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唐文粹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八十四

宋 姚鉉 編

集部

書六牘一十一首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上于襄陽書 韓愈

寄李翺書 裴度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荅衢州鄭史君論文書

荅莊充書 杜牧

與賈秀才書 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録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哀弱嗟乎鬬雖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

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思也忘情於朋友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

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令之儒者苟
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
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
斯須忘之斯為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
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
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
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
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

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
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
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
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為之昔堯舜殁雅頌作
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
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
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
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謂之文焉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
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
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
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
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
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焉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
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

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
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
以自愧冕再拜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
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
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
殁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彊而

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耻為文文而知道二者無難無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褒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為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子為大將實制東夏為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耻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彊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為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為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燕之急復彊齊之雠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實為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為之壁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

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為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維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憚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眡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

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翺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蕪穫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

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令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概以相叅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册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

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隨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

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叅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笏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焉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其邑將其能過亂亂衆寧附願為其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道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剥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專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賸隆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宫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

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
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
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
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
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
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
復僻嬾人事常有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
習慣性靈遂成病敝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

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
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
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
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
壯時常在閒處無所投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
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
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
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
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徃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
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
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
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
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
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
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廣脩之度及匹配色

澤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
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
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
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
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
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
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
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
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

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蛛蜘蛉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痏憂多陰霾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知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邪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奕樗蒱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奕樗蒱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

不知之既知之則當使之無病蓋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

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竝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蹙殭而為氣則竭殭而為智則拙故言之殫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答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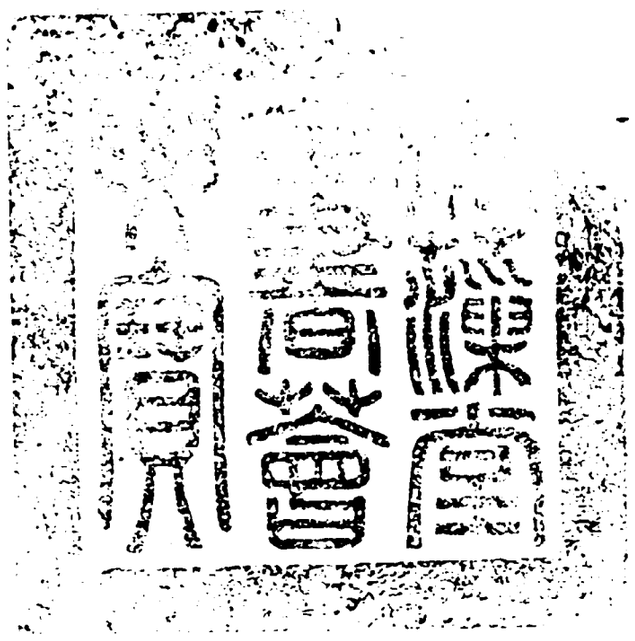
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簿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聞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坷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禄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唐文粹卷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九百八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五　宋姚鉉編

書七　啟附摠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傪書　李翺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翺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荅進士王載言書　李翺

上楊相公啟　劉太真

上知己文章啟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啟　元稹

與陸傪書　李翺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

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
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
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
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
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
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級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
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
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

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
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
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
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
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冀一詳
焉翺再拜

答李生

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永來意之厚傳曰言

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
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
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
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
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
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
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
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
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議
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
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
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
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
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
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

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

不可不卒勿恡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也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讒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

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字之少便非文章邪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

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羨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予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

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
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
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
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
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
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
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
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

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
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
旨也蓋出於周公誼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
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
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
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
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
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

徵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
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邪引
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
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
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
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
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
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

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摠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塡援庸仆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

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翔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紿乎天下甚矣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亦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

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永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籍於李翺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鹽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醎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之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棲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

明金像岩龍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
郊原則有遠坡春旱滲猶有水禽飛上句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
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
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
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
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隊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乍
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
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

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又明年上句甲子
今重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絶句之作本於詣極此
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
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旨矣
勉旃其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
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贄藝者反是若即醫而靳其
病也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
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
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
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
右丞蘇州趨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
其次焉力劬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
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
厭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

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
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
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録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
自編一鳴集且云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
之無怍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翺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
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

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翬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閎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洽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

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竝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翺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眞啟前者曲蒙處分令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揚州功曹蘭

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牆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久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紀錄三十餘章及復內省憁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奥義協贊一德化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頹老又念頃日曾露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為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嫵斥乎向使殭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啟

上知已文章啟

杜牧

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間茜髮尚壯閒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令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啟

元稹

某啟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魯不知好事者抉摘匆蕪無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童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閒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斆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駆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

唐文粹卷八十六　宋姚鉉編

書八摠一十一首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薦齊孝若書令狐楚

薦樊衡書　崔顥

師資七

與李渤書　田弘正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荅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荅韋中立書　柳宗元

復杜溫夫書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八十六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己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搆棟榦則杪忽方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先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无配名節無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步之為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麤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以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詈詬之譁孟軻黜楊墨之心楊雄尊孔顏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楊雄尊孔顏

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於夷途徵會理軸遣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無對諸生天既委明於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於天池餐精於流瀣秉簡繳者從而道之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狗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

翟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莫不至焉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於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

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樸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翔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

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僭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

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舍高明裁之

令狐楚

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薦齊孝若書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絶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踊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

躬自執玉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顒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渤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承固内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

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異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為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乎今輒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咏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揺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偽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偽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為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

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壒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

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音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為唐一閒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蘧蒢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憒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詣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倀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將鞭策以趨之某再拜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累則為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扶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籀蟲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閒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

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弦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弦之道相遠矣而琴弦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令人睎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敘咸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温純深潤溥博貽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

物而其顛蒙樸騃難以為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
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
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
鄙而乃盛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
別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
以一言若垂華衮之榮不宣元翰載拜

荅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
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
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
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
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
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
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
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
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
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
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
使呶呶者早夜沸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
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為人之師耳抑又
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
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
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
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
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
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

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

明道是固不為炳炳琅琅務采色衒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

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溫夫書

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荅引譬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荅引譬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畧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僭人必於其倫生以直

躬見拓宜無所諱令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
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荅來柳
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
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辭立聲名以
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胥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纍纍意盡便
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
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荅所謂乎
欺邪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
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
庾桑子言霍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
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務往
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
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
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疑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
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七 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七 宋 姚鉉 編
書九 摠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上張燕公書 房琯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 卷八十七 一
竊惟當今王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黜黎之艱阻妄矣琯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於旬時若借人為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奇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贄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為犯德琯非

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琯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琯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琯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琯幼為先相國棄委鬻於蓁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藷穫為懷將祇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識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令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捨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為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為之隔闊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琯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琯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琯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閭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諂訴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温和之顏賜其清閒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為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琯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厠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琯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為左右所罷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貪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話及章啓則窺閫閣下

以文皇勑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為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邨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東身之款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遠移於高枕擊鍾之逸乎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也堅辨精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搆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惜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繟如稹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庶善精微之士素厭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

矣苟有舒其胼攣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怯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龜鼈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喁喁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聚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稹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畧而由跼足帖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維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澳汗之條目則為難稹雖至愚未敢然也稹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邪熟自忖之與其瘐死蠻夷自題不遇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稹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

所知則在知之後念之之内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内扣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況稟羔羊鴻雁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負拙自守始終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内叩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禄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洽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虚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

史部始授四門館助教某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史部始授四門館助教某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於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内叩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禄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洽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虚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

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
奠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
絶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
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
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
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稊一萬穗稊一某豈遂當其一乎
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
之足必與之蹄蹏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
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
與之蹄蹏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遺遺之墜與
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
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
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禄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
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
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禄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
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

次某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

韓愈

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

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繢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哉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

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禄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卑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録在異卷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

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迺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説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燋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其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褻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

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為之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黷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唐文粹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八十八 宋姚鉉編

書十 戒附 摠一十五首

自薦

上王僕射書盧肇

上冢宰書沈亞之

上座主書劉軻

上李侍郎書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陳岵

上中書張舍人書邵悅

上李諫議書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李嶠

與韓荊州朝宗書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劉蛻

上節度使書房魯

與京西節度使書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皇甫湜

上崔華州書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劉蛻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絶時人莫不拭皆假聽徯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頹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秖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無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莅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奥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轅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啓僕射之德振於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為皋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甚幷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悸慄之至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輳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榦不丈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蹶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凡拼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榦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摳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王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掞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攸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覇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鷺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

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
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座王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牓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
得以書導志軻惟顓魯狃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
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令之舉士競取譽雌黃
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
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是私己於有
司非公有司於己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
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
人嗜習訛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
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
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
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夫耘耨或農圃餘隙
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礱潛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故
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

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
自急孜孜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
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
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
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搴芳入幽不以
孤秀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
如何荅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
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
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
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
宜寶公器而荷百祿豈秖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
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
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

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於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礴以為已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為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為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閒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吾窮困樂毅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覩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王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鈞蹟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為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為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為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為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為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麾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為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

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閭閻以俟賢俊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為國士用棼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轄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黷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岵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令之獻書者語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自陳所抱魯不迨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墻如岵者固多焉門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跼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主司如君之負辱者將為伸之乎岵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衮曰夫道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吾子處否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令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淮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哉岵曰惟欲聞後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為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於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

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弊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萱草忘憂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之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夭閼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荃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溉之以寒泉則扶踈欝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為其理信然誠以擁腫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窒土溉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遐棄不宣某頓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蔥之類棼匆而棼匆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仲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輳味則有椒桂梅醯鹽醯之品在吾摠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糅循户而唱祈其售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醯之質類而苦

酸不為也鹽醯之質類而鹹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鬲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撼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醯醯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令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僞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合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嘗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朱徽嘉遁之交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禄斗升胥僕之輿鄰奔走之為役娑娑塵垢之下踸踔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為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閒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閭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巖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膂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弧彈劒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

翼厨開銘鳥庭列歌鍾吐曇曇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庳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粤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跻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奭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鶱藩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剌方致維桑之禮責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奬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寵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憤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徊歧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伸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鏘鼓闡奥使屬睇之目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絶御宸以之失位篡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鵠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銑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

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忝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邪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箋壽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匆莞請給紙墨無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奬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榷之

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己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為時乎未可乎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皸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

今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閣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僇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殳矣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蹙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鬻肥被鮮曳華指揕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僮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闤闠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靦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秖以盜有而竊置為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歷前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做然自遂而獨善邪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

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慼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覬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為何如其理豈不然邪他俟盡於案戟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洗洗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牧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者在於精鑒博採於人而百無一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得其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

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鏤光保大不絶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

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令之人待士之分以虚華而已令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居周召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浹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録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於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矣筆硯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
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
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
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
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
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令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
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
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
矣寧濟其魂皖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
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
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
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
足羞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令按其本傳云官則止
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
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
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
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
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
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令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
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
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於今之時遇藩翰
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
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九百十二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九　宋　姚　鉉　編

書十一　摠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荅張儆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移陸司勳訞書　歐陽詹

與李生書　拾遺書　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哀鳴三　列國附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附劉軻

忿恚二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閤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令者鎔鑄生人鼓簧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寧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令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晝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王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王好宴遊正人其無蹙踘捔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謌謠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獗三闕可收五城可理河壖可田運漕可罷相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旄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胸臆姑為躊躇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

武陵再拜

再答張儆射書　柳冕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干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

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中絶王導興之太平千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令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奪也令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冤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令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蓍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令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令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叅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撿

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温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横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彊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令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来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鐍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克所以寄耳目於舜

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令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悦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於荆漢將之

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令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戸侯傳子襲孫居為夔為龍出為桓為文且令召公無不悦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令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擾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娯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鑽其胸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克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将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僕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實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踵以繫奪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来非縱横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衒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将軍無猜焉

移陸司勲沔書　歐陽秬

月日歐陽秬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秬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来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驌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殷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俟俟而來秬謂斯来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刻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驎之謝敷斯人也閣

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飡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令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秬謂閣下令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秬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鱠蓴羹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勲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秬再拜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

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為宜在足下俟隅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浸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歎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夫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郎反決句釋者猶萬物但神被玄造之化者邪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揆其微言鈌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令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足下出文閫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耆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誡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晓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禄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須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亞之悞學為黃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隧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瞰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瞰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某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秖益為瀆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殁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㑹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欵之誠惟君

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令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晉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嗟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

流沙一去絶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覩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大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宬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龔儒衣以廉軸駕羸驂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鬬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洁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絜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

何虞其竭蠆之為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為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絶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己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令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令楚國盛衰之尤者與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葦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

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王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
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
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
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説交鬬猶以楚
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
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
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
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于
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讚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
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
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
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
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
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
雖深不為楚塹方城雖高不為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
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荐寵喜以陰計中上

根結枝布寖為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
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
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
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
輸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
也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員外孫公階陛伏惟拔英苗而
佐明王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
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撿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
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嵩丘
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
謝堯禹而乃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
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
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戚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
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傅説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

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報讎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令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為謹案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為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登於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為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駭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　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怏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動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

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
肉尚在白雪泣持及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
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
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
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
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
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
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
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
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
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
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
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
頎之無按劒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
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
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劒慷慨氣干虹蜺
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
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
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垂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
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
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國時惟清
哉稜威雄雄下慴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
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
嘗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
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
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
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
託書自陳邪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

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
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
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
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
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
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劒乎

唐文粹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

宋 姚 鉉 編

書十二 命附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荅崔立之書 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翺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翺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貽諸弟砥石命 附舒元輿

諭一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
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
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
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
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
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
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
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
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
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
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
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
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擔有大
欺漫然後罵而絶之擊而逐之訖身而無勿與通也故一
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
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背自其時之與勢耳
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尚不顧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
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
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紿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
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皷而嗾人之灼痕為癩
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
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
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
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
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
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
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
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
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擔有大
欺漫然後罵而絶之擊而逐之訖身而無勿與通也故一
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
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背自其時之與勢耳
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尚不顧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

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毋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日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豶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毋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賣責紬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百豈斬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擔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毋婦耳商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

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顏

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令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令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以為疾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非尤相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

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絶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去涕為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

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紲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為冗慢無勢

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北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黙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黙黙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王舉

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故夏曰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曰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笈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

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塲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王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

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吏農牧會令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儸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帖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得其甲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蕃蕃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令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

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拍擔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寫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翺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

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乎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

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桑氣汙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

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伯仲書題詬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令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令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令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王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可為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

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離必為
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
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
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
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
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
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
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
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
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
成死鐵意甚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
淬磨之心於胷中數月後因過歧山下得片石如渌水
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
非彫鍊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
兎睨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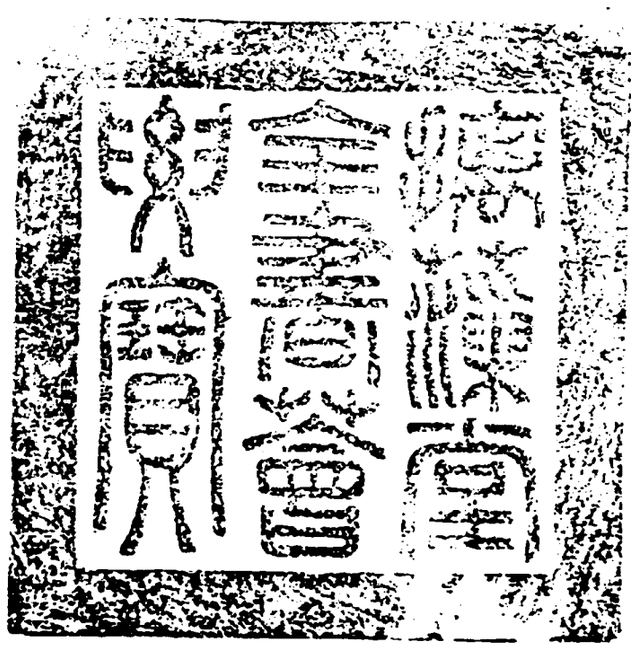
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為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令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為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為砥石命以晟爾輩無刻辭於其側曰劒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為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僄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彊有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唐文粹卷九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侯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九百十四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一　宋　姚　鉉　編

序甲　摠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　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　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　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　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　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烱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轥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揩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嘗輟至於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

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渤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摠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

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　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決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

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駿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諫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

良受禪公則獻泰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永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善無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祇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為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懽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遽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勃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奧之君子多

為之譔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為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梏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鑿大倫等也及公平衡宰物為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察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瘝疵為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沂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為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為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

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
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
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
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
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
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
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法然號於禁旅曰
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
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
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
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
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
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
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

政為實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
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
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
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
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
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參納劉士
寧之賂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
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
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
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
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
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
事明年夏旱芻粮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
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
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

賂資粮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墜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僖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

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闕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無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承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

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為淮南江西從事掾管記室之任屬辭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誡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温潤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為利疚不以菲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

洞鑒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瘉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卑泱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潔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嗣子憲泣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濤而藉籍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説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

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遥公夐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絶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歷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警不庭宿兵黷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羣議悶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元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嚴廊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蓍龜寶歷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闕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悶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元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嚴廊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

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疾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

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翺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翺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憐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云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

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説則有説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寢長下及魏晉亦代有

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輿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内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畢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内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册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形墀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説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敎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謚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謚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宫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强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録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闕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秖以拒

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内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生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絶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兹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叛將横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

郊臯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奬彌年逐主之風長冒頻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棊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

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代上黨之制乎晉陽之勑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絶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之肯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尉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罛𦊅之錄聞之者可以袪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刄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

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闕於密畫内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

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繹文采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孟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無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温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

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癘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鵰鶚不傅之以馳騁驒騱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廊自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康哉之臣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民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為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為干櫓非道不處視主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婺婺反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絶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為金湯選悍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涖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伐表丘隴銘器敘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滇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抒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閎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祿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　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絲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聞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絶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摛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輿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

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唐文粹卷九十二

序乙 摠一十三首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文粹卷九千九百十五 集部

宋姚鉉編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闕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

小宗伯書至内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奓鉅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童明書誌二篇感慨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郎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温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況奇衺忮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

三命樞機為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踈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劒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名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奏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

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閒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

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
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
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沖安平公愷之
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
叔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
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
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
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
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
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
祕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
望尊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為左散騎常侍
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
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
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

公為御史緩輸誠之囚持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
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
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
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
來揚州瑱宋上黨遥宋兵部鼎等佥為國器在中書詔
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
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
為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
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
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
君夭沒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為人慟哉公之侍
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
蔬終身慈不貸姦貞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
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
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
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

蒸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
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
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憮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
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
中庸翛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
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
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
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
甫論譔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

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治亂之源備矣豈惟化物諧
聲為文章而已乎奉詔脩道德經疏藏于三閣行乎天下
反魏晉之浮誕合玄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
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
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
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 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
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苶司馬氏已來規範
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
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
隱汗漫卓踔奡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翀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
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抵頹風教
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
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
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
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
二百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

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卅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繢其聲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炳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沛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道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

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摧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炳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沛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道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

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賚以詣公託知已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奬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苟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輿史克之駉篇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厎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

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洪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間闕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勳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慨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

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駉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今為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為夸大無謟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

雅寖遠其麗有近於古者亦猶路斐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顗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秘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歷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虛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慍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泳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奬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譔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 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

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窮冥涣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閟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閟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琯韋少師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儀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君子國者不聽而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軻荀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閒放不榮軒冕晏道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為儒林之綱紀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絜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

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揔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失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揔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荊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斂諸佛之影響斂余所不者道其窮斂常懷不言之斂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之不忤耳若以敘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誥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其祿祿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斂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殁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明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皐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檝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文于下民被王風俗稍革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寖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騖飇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圮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

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闇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闕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問行問安否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頴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頴焉因屏居江淮間省躬遺名誓心自絶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墨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曰焉有隨節辱志者可以苟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寘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實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亘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述者公長男㸚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誦諫則言鑒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盧夫人頌一生死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

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覩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蔡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

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頹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

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喪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剥貪叨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

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

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蓮莆與百果齊拆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鉦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

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儁賢交重氣槩慕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他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昇之闕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彀而迴注鶡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昇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九十三　宋　姚鉉　編

序丙　摠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皐子集序　呂才

刪東皐子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泠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衆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
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莅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傅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衛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甚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

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絶出前讓居數日其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其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其甚懸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迫迫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

兆杜某為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為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惟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甌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

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
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
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
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
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牓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
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于
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掌代文
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絶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
分於外氏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内多為予伯舅所著
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
皆可徵於集故予沖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
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
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
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
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澣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
絶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
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
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
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
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
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
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
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
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
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
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
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
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
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
處如健馬在御踶踶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

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賔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憔悴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負絕無聞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己

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也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

山馬山臨清池峭絶孤踴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蠻崖盤鬱則巫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踈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皐子集序

呂　才

君姓王氏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户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

高懸士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絶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薰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

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
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
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絶十有餘
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
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
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
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
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
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
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
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
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
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
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
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皐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内者也等是非遺物
我方之外者也冥内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
矣方内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
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内自得邪何乃莊
叟之後緜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
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
遺其累而道不絶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
氏之放情行不近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
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
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
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
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為至
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乎夷章大恬淡
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

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
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
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閎覽
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
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脇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
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
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
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
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
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汙
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渌河息
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
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
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
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
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為本至於奇彩逸

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淩側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摠論谷
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萬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淪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
胷中之誠而體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歷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邵冀玄者率額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
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
化去三歲顏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十編拜章上
獻藏在祕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刳心
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
逍遥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
蛻之地合肹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騰聞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鬢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

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詩僧問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

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絶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緜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貢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跳走翦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上聲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汙渚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摠

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辮頭鑿
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亂者蕃
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
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
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
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
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
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
考功郎中知制誥盡以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
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
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
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
一舍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
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
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
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
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
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
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
離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
一時戲感之言孰見睨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
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
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
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
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說
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
之善否直谿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
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

觀仲舅之文高騁覺厲旁紹曲撫潔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窐支立欹倚呵磨戰疢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鑒如整冠裳衹謁宗廟其賅蟄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噎喑戛切韶護其砭慰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

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奏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勒賢傑表揚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醲腴甽畧筆酣興健寇耻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繩幅道義鈎深於經史舐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荀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誣故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

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侯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册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燒醻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為則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哀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為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文體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緯給事韋頴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為

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為敘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麗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

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

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諷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無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無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天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其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佽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愍征爭勍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遒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

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唐文粹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四　宋　姚鉉編

序丁　揔一十首

天地二

大衍歷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温

修養一

導引圖序　梁肅

琴一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碁　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鶻圖贊序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大衍歷序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説言歷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蔀鳳鳥為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歷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踈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覩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翼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奥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草朝竟一公夕落臣説奉詔金門成書用府先有理歷陳景雲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執歷一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異兒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歷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黄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日歷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卓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誌圖觀其粉散百川伏黨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户納四海窓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删百代之奠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踈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户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摠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　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

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户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儛此又技之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冥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蕭薾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禮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而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終升於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焉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

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柳宗元

序碁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

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慴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賤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

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

来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絶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縣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彪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絶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仡立不動而九牛相失眈視且瞋而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阜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絶賮實於内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鷹鶻圖贊序

烏之黔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鶻也

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絶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鈐鋒顧視之間偉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喙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烏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衆烏之絶倫者也故君子鑒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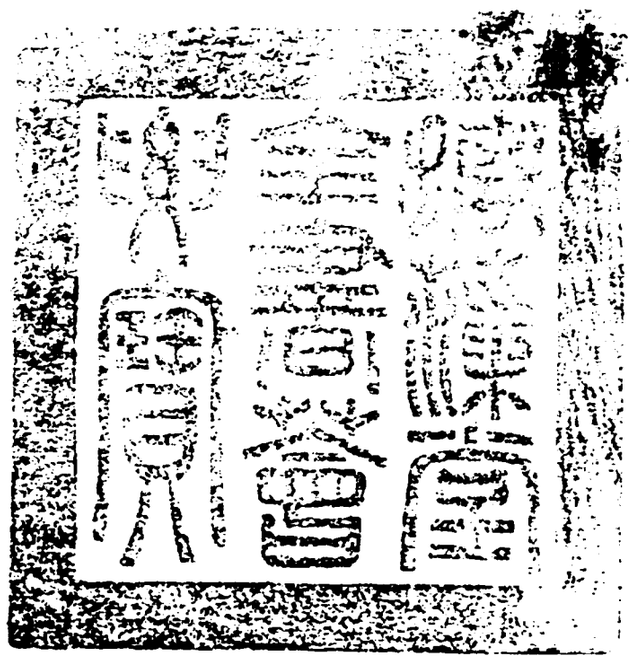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説乃今獲覽厥圖雄淩趫騰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絶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黄騮

裹白羲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巍巍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載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為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宋 姚鉉 編

著譔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大統紀序 陳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温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歷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殫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歷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鑒天地心胷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競開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迺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絶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史傳

無正説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臣以為天地立於水成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歷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歷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黄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羲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歷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

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歷紱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迺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

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為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歷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温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耶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户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頴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蕞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

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据撫融結離而同之與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亢于簡冊則二百三十

年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

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無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牧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

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幷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思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 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鵜鴂彫卉蒼蠅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

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内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内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貫渙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斬纕俾敘而辨之為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内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忻然順物内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

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内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嬰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

越之徒歟予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擾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

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剌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剌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剌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圖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

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卯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

者知見復非空卯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
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
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
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
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
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
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
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
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
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
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
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
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
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

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
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
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
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
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
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
釵釧為一金攬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
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
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
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
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
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
導之懼邪小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大
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
捧佛日而委曲迴照凝暗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
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

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世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闕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諸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温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靜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悄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

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寖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詞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煩埃塩中孕閒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

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攄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谿姓是谿為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谿愚谿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
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
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
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窮
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
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
石上

唐文粹卷九十五

唐文粹卷九十六

宋姚鉉編

序巳集記附摠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李白

裴冑先宅讌集賦詩序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韓愈

玩月詩序歐陽詹

送陸歙州序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送小雞山樵人序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倰於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容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於我書貢閭閻吉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於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

譙姑以為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廈潭阻殘暑於重林
速高秋於絶壑其盤何有膴鹿膟羊其俎何有燔兔膾
魴李下彫籠氷之以寒水瓜剖鈲刃巾之以疎絃禮交
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
抑焉堂堂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士卮
舟以待司功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絜罇自回源起
廣泊左拂螳蜳尾右遺吾山倒雲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
缺移搖散谿瞑眇虛曠太暐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
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宇為歡婥態目成以留客嫮容
色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
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宇方舟風嫋
嫋兮離平流宇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絶嶆仍瀾
舷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起以忽馮夷娭兮護輕橈蛟龍
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閒並曲溆兮悵而還適予
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黍子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沿
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
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譙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於
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譙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
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
人也徵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上嫣然能
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
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
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
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仙延川后福兮易予
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
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
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
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源明醉
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匌匌然笑曰狂夫之言

不足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於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諡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六日至於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諡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鬬為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髽薈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於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邱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歷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衰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輿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輪徐驅石

門松風聲類笙竽於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繄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艤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冑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穀醵清酤會河東裴冀滎陽鄭裒河東獨孤及於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於花陰賦詩於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既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蓐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嘔噱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嗚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觴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伸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詩附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禄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禄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已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敦詩以説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鍛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霰林寒氣總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譙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仳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聞禮斐兮璨璨鳴琴其怡於潁之滸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烘煨有煒酒醴惟旨嘗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皋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俠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

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踈肩倚北牆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膀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童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童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踈肩倚北牆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工顧覓道

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聱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脝彌明外包乾鮮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遺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圖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實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錨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灺無計離瓶罄彌明陋質荷茸酌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詆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彌明所作

玩月詩序 詩附

歐陽詹

月可玩玩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玩也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蘊頼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玩事月之為玩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玩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

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玩也既得古人所玩之意宜襲古人所玩之事乃作玩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颸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玩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沈西方

送陸歙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

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歙此大惠施於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於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邑廬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佗自京畿太學踰於淮泗行東修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益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說摭文字以扇夫談端輮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尚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

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
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
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
科吾是以寫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
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
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
淑問休聞為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
壠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壯騑騑薄言旋歸聲動日下
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真兄太冲以去歲登科未始間
歲翻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
歸江表屹兮屺兮歡既萃矣兄弟矣榮斯繼矣縉紳
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
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
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
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

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
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
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
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
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
臨言念二子從乎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
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於王庭允
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
宴喜于屺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
彰子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

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餐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

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絶刻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彌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癰而足躄耳瞶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禡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

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强用廢井田則豪窶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尅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咎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鬬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

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編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緝闕漏

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蕫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狶狶兮俗獷且狠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繄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拏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烟暝山樴席卷兮櫓牀閒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晼晼松覆秋亭兮蘭披春畹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樕皆新材直吳之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毗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絶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新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蔑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幣金穹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乎今子一炀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

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其新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
突晨烟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
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
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
乳漘末派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淩不
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去東陵廣輪二
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
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頼川陳
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
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
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
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
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
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熱予心寄懷此篇亦以
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
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粲緣流玉英澤滋
藥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眷壽飡和皆體平瓊漿駐
容髮甘露瑩心靈伐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
蓽荷鍤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
寤寐見吾兄曾結頼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蚰
丞尚縱橫江漢阻攜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
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戍月上武
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
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

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絶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峰聞風有寄灑翰遥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緑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諠莫染跡高想已邊時飡金鵝藥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頼水舞鸛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葳蕤羽駕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唐文粹卷九十六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七 宋 姚鉉 編

序庚 總一十八首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

謚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謚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謚

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謚集序 潘炎

謚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户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冑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夜讌諸從弟桃李園序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輿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 晉

舍陳次工備俏饗獻烝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
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
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
範羣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懽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
載寢黑山之柝芭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赦粟日詠
魚藻歲陳由庚願殷趙之年留晉陽之景爰命在晏乃
賡載歌
李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説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
皋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
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雲殘首獻之決辰
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
竹而開宴泉鯛御府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
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
夔龍伊呂共接武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

馬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懽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烟屢起而汨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皐船迎海鶴魚龍九劒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厭丘壑扴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痟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溢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讌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

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懽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侯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為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斯德飽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於闕下古者相觀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

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泱酒不使飲則懽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於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泱才者懽未我交其若蛍蛍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餚豫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內訟而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户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烟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宜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閎河東裴忝和頼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甥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榛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於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於形庭撰辰擇地右班

劒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遥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户渭之美竹鄠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皋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蹲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轂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衮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遠迹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閒則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懽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塤篪之和陽春屬星烏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栢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桑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烟靄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囀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於丹霄餘思垂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雒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貽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忝燕集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蠻為盛集馬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懽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悵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激潁右滙郭邑渺瀰淪漣溢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閒翼翼闌闌以稅駕於東馬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於已酣於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户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悃款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才為絶藝自肇有生人至於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
淩夐絶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
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絶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
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
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
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
閒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
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泊令弟曰瀹曰潤曰淮皆以
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縕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
深源陳謦字下華軒沈沈樽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
愛公天縱之思欻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撝奇蹤主人奮
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
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
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颸戾天摧挫斡掣撝霍瞥列毫
飛黑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怳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
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

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
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
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狐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
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
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於
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
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
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
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曹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於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令上御
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
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與僚屬貞元十二
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
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曹

恭國令宴於縣南潾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亢腸不在亢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童子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啐濁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將灝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瓜清泉奮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懽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畋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懽濠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醑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觀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闕塞崇峯昆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葢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之閒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為樂故同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諠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沂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

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奥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開原遞香靄而歷嶇嶅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峰巉巉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怳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步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鏡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弱喪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蓋乃各為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

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沈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妻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亂逆以為寡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逆而寡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輿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

門門高出絕寰埃宜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
安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
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
見亙雲駭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
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
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悠視直
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嶫
羣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梵珪疊璐出

空橫虛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裁裁帝
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
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擢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
遊雲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求
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向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
適不諱言不譆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
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凝汚有之矣若求
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易會
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唐文粹卷九十八

宋姚鉉編

序辛 總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送王棨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羣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沃洲序 權德輿

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

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鋤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隔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閣茂次年仲皋貞閨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牋副衣勉挾纊之誠兼壺喻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貺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許謀景暇慕採薇之興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旁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帘雲平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膚之變朱干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煜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鐃間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水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砦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輸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總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瀑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氷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

裴候傳無酒酤我緩化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閤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仁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邸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恩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寨赤帷飲醇酒宴宴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薦紳彩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載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飡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錢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帥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膽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横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絶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横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修蛇勢盤地威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童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産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

蕩貪波敦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馬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禄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敞其化愚不知夫禄食之道也惟闔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猱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猾吏坐恣姦欺黎庶日為輩輩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兹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

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袜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揷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氷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童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悦崔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於邁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於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於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滌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録耳而嘗採姥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问若絶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册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黿鼉利侔劒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賈客遊從之士無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誤學書劒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韜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烟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緑水於遥海

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寡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酣酒醉揮素琴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駏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

非前眹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於閩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縣是不得讓麟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向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蚿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不止雖有司升其名者復止於三十其不為

送王埜序

韓愈

黜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分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

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為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　羣

旌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絶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闚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櫂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搴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超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子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懽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荊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益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嗟於一衂迹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寧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以娛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標絶唱深識足以剖羣疑無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絶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翳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輮當曲直之適鑒枘鑿圓方之嘆則宏網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童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鸞鷟縶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慍不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為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為魯衛之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人未處陶生之嘆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　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與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歷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滌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馬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　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

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辭君之處士盍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于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畢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王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漫汗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賢青芝而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烟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向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精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氷玉相扣層峰千仞下有金碧懽鄙夫之目初不敢睨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魯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

夏五月上人自鑪峰言旋復於是邦子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泓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為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閒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極望長沙之烟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迴眸拭視比夫汩泥沙者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馬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説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宫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烏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茵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説以數奚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扑

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内見所縛今玄公翛然於二見之間不内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絶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

根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
開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唐文粹卷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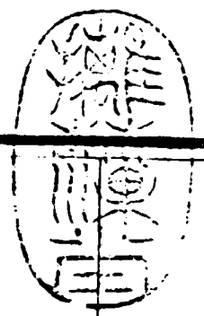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二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九 宋 姚鉉 編

傳録記事 總一十五首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翺

竇烈女傳 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妖惑一
李赤傳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裨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

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鼷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兪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無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魯穊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

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詘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柳宗元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脫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捆溜掩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檟棃橘柚苦鹹酸辛雖蜜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

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　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為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絶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擘生五年襲先祖爵禄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

繼者族人焉

贊曰革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尺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名華借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議論泄露密旨上踈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憔悴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

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圖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巫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昭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於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益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益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圖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巫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昭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於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益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益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

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於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晓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益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魯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死守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弩箭集於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以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馬率其徒將從趨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馬剌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然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瑭瑭走浦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捽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

之酒帛暨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俾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況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

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
局為潴洳為潢為污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
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埤甓不可以為盂
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
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
志其散

貧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
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
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瞌瞌然委檐而息
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
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
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
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
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
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

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
何營營乎而貴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
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
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
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
亂者安得贏嘆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
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
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眷長指
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
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
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
奚奴騎駑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
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

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
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
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
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虵持一版書若太古篆
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
頭言阿孁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
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
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窓中敦敦有烟氣
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

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
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
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
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
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
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
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
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磬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
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
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
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
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
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
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
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

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

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
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
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
名

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瘺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
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
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
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
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
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
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
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
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
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
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
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輒以飧饔以勞吏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
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
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

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慱而封之訖如厠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汚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亟師善呪術者

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昏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是厠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三 集部

唐文粹卷一百

宋姚鉉編

傳録紀事 總一十二首

録二

孫氏西齋録 孫樵

燕將録 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説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内人

孫氏西齋録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

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嬿黜冢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祫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祫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諜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

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禄山叛者何貸刑哉教稔禍階也禄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禄山叛他皆放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滿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滙大義則前所謂起王伯配天皇陳天實實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鳴呼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扶忠骨於枯墳鬻諂魂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録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内黄死燕冦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陣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

執事若能陰解陴陣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
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
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
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
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
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命
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
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
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
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猶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
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
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
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
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
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
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
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

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轀車季安宛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鶵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雲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墜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鄴西首六十里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顛蹙不展縮衣飾口以竽於都市此皆君之目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

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實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擇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蝟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

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傷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遺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劒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粱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以呵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沙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怨如此則邊卒將怨

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耨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冒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殺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睎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貸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金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睎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睎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睎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睎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睎再拜曰公幸教睎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睎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頰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詵那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及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郤蘩間過真定北土馬嶺歷亭鄣戍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費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跡

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童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鳴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縣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

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縶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縛雖狗狢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脅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移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

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脅若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

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象江太守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癰癭殃疵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贏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儻處依大林木早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邨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資發舉貿轉與隣伍重信義邨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

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
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
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
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脅為鄣帥
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
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貸數年復致
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楗雜付比近用度費耗
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

之驤不起

劉又

右一人字又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
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金入市井殺牛擊犬丞羅網烏
雀亦或時因酒敓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
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翛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
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
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

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
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
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
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
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
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
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
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
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
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
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
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
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

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
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
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然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
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
下令誅作明堂者

唐文粹卷一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